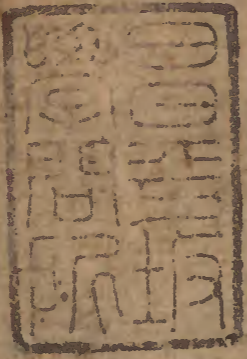


宋史

傳百五十七
之六十一



漢書門	五〇六	函號類
架	四九	冊架函號類
冊	一三二	

漢書門	五〇六	函號類
架	四九	冊架函號類
冊	一三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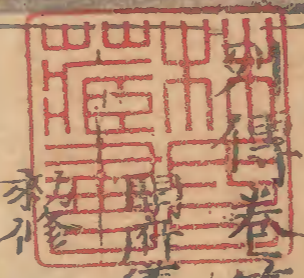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065
冊數	123(100)
函號	281 23

正史四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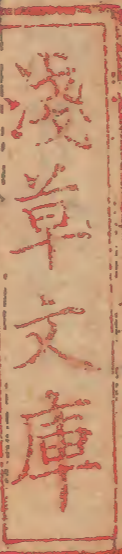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卷第一百五十七 宋史三百九十八



明倫彙編 國朝典考 卷一百五十七 宋史三百九十八



余端禮

李璧

李憲

倪思

字文紹節

余端禮字處恭衢州龍游人第進士知湖州烏程縣
民間賦丁絹錢率三取出一縑不輸絹而折其估一
縑千錢後增至五千民不勝病端禮以告于府事得
上聞又自詣中書陳便宜歲蠲緡錢六萬召對時孝
宗志在恢復端禮言謀敵決勝之道有聲有實敵弱

者先聲後實以龍其氣敵疆者先實後聲以俟其機
漢武乘匈奴之困親行邊陲威震朔方而漠南無王
庭者龍其氣而服之所謂先聲而後實也越謀吳則
不然外講盟好內修武備陽行成以種蠡陰結援於
齊晉教習之士益精而敵遺之禮益密用能一戰而
霸者伺其機而圖之所謂先實而後聲也今日之事
異於漢而與越相若願陰設其備而密爲之謀觀變
察時則機可投矣古之投機者有四有投隙之機有
擣虛之機有乘亂之機有承弊之機因其內寡而擊
之若匈奴困於三國之攻而宣帝出師此投隙之機

也因其外患而伐之若夫差牽於黃池之後而越始
入吳此擣虛之機也敵國不道因其離而舉之若晉
之降孫皓此乘亂之機也敵人勢窮躡其後而蹙之若
高祖之追項羽此乘弊之機也機之來至不可以先
機之已至不可以後以此備邊安若太山以此應敵
動如破竹惟所欲爲無不如志上喜曰卿可謂通事
體矣後以薦爲監察御史遷大理少卿轉太常少卿
詔以未歲祈穀上帝仲春躬耕籍田令禮官討論明
道故事端禮言祈穀之制合祭天地於圜丘前期享
於太廟視冬至郊祀之儀此國朝故事也若乃明道

之制則以宮中火後考室落城故於太安殿恭謝天
地此特一時謝災之事耳今欲祈穀而耕籍必合祭
天地於園丘必前期朝享於景靈宮太廟可也欲如
明道之制行於殿庭不可詔太常禮部集議中書有
可以義起者端禮曰禮固有可義起至於大體則不
可易古者郊而後耕以其於郊故謂之郊猶祀於明
堂故謂之明堂如明道謝災之制則與祈穀異今以
郊而施之殿庭亦將以明堂而施之壇壝乎禮之夫
自端禮始端禮死不敢奉詔上爲之止權兵部侍郎
兼太子詹事進吏部侍郎出知太平州奉祀光宗在

召見言天子之孝不與庶人同今陛下之孝於壽皇
當如舜之於堯行其道可也武之於文繼其志述其
事可也凡壽皇脩聖訓仁政善教所嘗施於天下
者願與二三大臣朝夕講求而力行之則足以盡孝
親之孝矣授集英殿修撰知贛州還爲吏部侍郎權
刑部尚書兼侍讀以煥章閣直學士知建康府召拜
吏部尚書權同知樞密院事興州帥吳玠死端禮謂
樞密趙汝愚曰吳氏世趨蜀兵今若復令承襲將爲
後患汝愚是其言合辭以奏光宗意未決端禮言汝
愚所請爲蜀計爲東南計夫置大將而非其人無

蜀也無蜀是無東南也今軍中請帥而遲遲不報人將生心不聽後擬子臧卒以蜀叛如端禮言上以疾不朝重華宮孝宗崩又不能發喪人情恟然端禮謂宰相留正曰公獨不見唐肅宗朝群臣發哀太極殿故事乎宜請太皇太后代行祭奠之禮於是宰執以請于太皇太后留正懼入臨重華宮仆地致仕而去太皇太后垂簾策皇子嘉王即皇帝位三流涕避端禮奏太上還豫大喪之主安危之機在於呼吸太皇太后非為陛下計乃為太上皇帝計為宗社計今聖持退讓不思國家之大計是守匹夫之心節而昧天子之大孝也寧宗憮然收淚不得已側身就御坐之半端禮與汝愚再拜固請寧宗乃正御坐退行禮祭禮進端禮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汝愚去右丞相位端禮代之始端禮與汝愚同心共政汝愚嘗曰士論未一非余處恭不能任及韓侂胄以傳道之勞寢竊威柄汝愚等欲疎斥之謀泄而汝愚逐端禮不能過但長吁而已浙西常平黃頴以放民租竄知婺州黃度以庇屬吏褫職罷郡二人皆侂胄所憾端禮執奏竟不免於罪太府丞呂祖儉坐上書忤侂胄南遷端禮赦解不獲公議始歸責焉他日見上言除從

官中書不知朝綱已紊禍報已滋即丐去不許進左
丞相端禮在相位暮年頗知擁護善類然為仇冑所
制壹鬱不愜志稱疾求退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
霄宮居頃之判潭州移慶元復帥潭堯授少保邵國
公致仕贈太傅諡忠肅子燦工部尚書

李壁字季章眉之丹陵人父燾典國史壁少英悟日
誦萬餘言為辭精博周必大見其文異之曰此謫仙
才也孝宗嘗問燾卿諸子孰可用燾以壁對以父任
入官後登進士第召試為正字寧宗即位徙著作佐
郎兼刑部郎權禮部侍郎妻直學士院時韓侂冑專

國建議恢復宰相陳自強請以仇冑平章國事遂召
壁草制同禮部尚書蕭遼討論典禮命仇冑三日一
朝序班丞相上壁受命使金行次揚州忠義人才裕
挾宋帥龔漣水金人憤甚壁乞梟裕首境上詔從其請
壁至燕與金人言披露肝膽金人之疑頓釋壁歸仇
冑用師意方銳壁言進取之機當重發而必至毋輕
出而苟沮既而陳景俊使北還贊舉兵甚力錢象祖
以沮兵議忤仇冑得罪貶壁論襄陽形勢深以腹心
為憂欲待敵先發然後應之仇冑意不懌於是四川
荆淮各建宣撫而師出矣壁度力不能回乃入奏自

秦檜首倡和議使父兄百世之讎不復聞於臣子之口今廟謀未定士氣精衰苟非激昂曷克不應臣愚以為宜亟敗秦檜示天下以讎耻必復之志則宏綱舉而國論明流俗變而人心一君臣上下奮勵振作極濟民於殘雲前祖宗之宿憤在今日舉而措之無難矣疏奏秦檜坐追王爵議者謂壁不論檜之無君而但指其主和其言雖公特以迎合侂冑用兵之秘而已初侂冑召壁適直學士院草出師詔適不從乃以屬壁由是進權禮部尚書侂冑既喪師始覺為蘇師旦所誤一夕招壁飲酒餅及師旦奉壁徵適其過

說侂冑意向乃極言師旦怙勢招權使明公負謗非竄謫此人不足以謝天下師旦坐貶官壁又言郭倬李汝翼僭軍誤國之罪宜誅之以謝淮民拜叅知政事金遣使來微示欲和意丘密以聞壁貽密書俾遣小使致書金帥求成金帥報書以用兵首謀指侂冑侂冑大恚不復以和為意壁言張浚以討賊復讎為已任隆興之初事勢未集亦權宜就和苟利社稷固難執一侂冑不聽以張巖代密壁力爭言丘密素有入望侂冑變色曰方今天下獨有一丘密邪吳曦叛據蜀稱王楊巨源安丙誅之事聞壁議酒用重臣宣

撫薦制置使楊輔為宣撫使而使安丙輔之內殺楊
巨源輔恐召變以書舉劉甲自代佐曹疑輔避事壁
曰孝宗聞吳璘病亟詔汪應辰權宣撫使職事蜀賴
以安此故事也於是命甲權宣撫使方信孺使北歸
言金人欲縛送佐曹故佐曹忿甚用兵之意益急壁
方與共政或勸其速去毋與佐曹分禍壁曰嘻國病
矣我去誰適謀此會禮部侍郎史彌遠謀誅佐曹以
密旨告壁及錢象祖象祖欲奏審壁言事留恐泄佐
曹迄誅壁兼同知樞密院事御史葉時論壁反復詭
譎削三秩謫居撫州後輔臣言誅佐曹事壁實預聞
乃令自便從官提舉洞涇日官久之獲以御史奏削三
秩罷祠越四年復除端明殿學士知邊寧府未至而
潰兵張福入益昌戍王人略闖剽果至遂寧壁傳檄
諭之福等讀檄泣下約辭甲降會官軍至挑賊賊忿
盡燔其城顧府治曰李公旦夕來居此其勿毀壁馳
書大將張威使調嘉定黎雅若丁牌寺來會戰威夜
遣人叩門來言曰賊壘堅不可破將遣死士梯而登
以火攻之壁曰審爾必多殺士卒益先斷賊退路與
糧道使不得食即自成擒矣以長圍法殺之威用其
謀賊遂平壁尋引疾奉祠嘉定十五年六月卒進官

三百本
政殿學士致仕謚文懿璧嗜學如飢渴尋經百氏搜
抉靡遺於典章制度尤綜練為文雋逸所著有鴈湖
集一百卷消塵錄三卷中興戰功錄三卷中興奏議
若干卷內外制二十卷授毫錄八十卷臨汝閣書百
五十卷璧父子與弟臺皆以文學知名蜀人比之三
蘇云

丘密字宗卿江陰軍人隆興元年進士為建康府觀
察推官丞相虞允文奇其才奏除國子博士孝宗諭
允文舉自代者允文首薦密有旨賜對遂言恢復之
志不可忘恢復之事未易舉宜甄拔實才責以治

遵養十年乃可議北向時方遣范成大使金祈請陵
寢密言泛使亟遣無益大計徒以驕敵孝宗不樂曰
卿家墳墓為人所據亦須理索否密對曰臣但能訴
之不能請之孝宗怒密退待罪孝宗察其忠不譴也
遷太常博士出知秀州華亭縣捍海堰廢且百年鹹
潮歲大入壞並海田蘇湖皆被其害密至海口訪遺
址已淪沒乃奏剏築三月堰成三州舄鹵復為良田
除直秘閣知平江府入奏內殿因論楮幣折閱請公
私出內並以錢會各半為定法詔行其言天下便之
知吉州召除戶部郎中遷樞密院檢詳文字被命接

伴金國賀生辰使金曆九月晦與統天曆不合密接
使者以恩意乃徐告以南北曆法異同合從會慶節
正日隨班上壽金使初難之卒屈服孝宗喜謂密曰
使人聽命成禮而還卿之力也先是王抃為樞密密
不少下之方逐客時抃排定程頓奏上降付接伴令
沿途遵執密具奏謂不可以此啓敵疑心不奉詔抃
憾之嘗密不禮金使予初起知鄂州移江西轉運判
官提點浙東刑獄進直徽猷閣知平江府升龍圖閣
移帥紹興府改兩浙轉運副使以憂去光宗即位召
對除太常少卿兼權工部侍郎進戶部侍郎擢煥章

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密素以吳
氏世掌兵為慮陳壽奏曰臣入蜀後吳玠脫至死
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便宜撫定諸軍以俟朝
命挺死密即奏乞罷他將代之仍置副帥別立興州
守臣併利州西路帥司歸興元以殺其種吳長子曦
勿令壽奏起壽亦州為總領楊輔誥近密謂諸軍
撤利路提刑楊輔誥在蜀興州朝延命張詠代提以
李仁廣副之遂壽將之患其後郭景繼認復無利
西路安撫景死韓侂胄以立進付曦曦叛議者乃
服密先見進煥言密直學士宗即位召以中丞
卒

謝澤雨論罷之是數年後報知慶元府既入奏事仇
胄招以見也奏既幾二十言示密言先伐議也知密
平日主復讐豈可與共功名密曰中夏為曆且百年
在我國不可一日而忘也然兵凶戰危豈有得非常
之變其交際豈可測則言事之福其誰任之此必
有亭美金道之人操臂以快博萬一宜亟斥絕不然
必誤國矣道敷文閣學士改知建康府將行仇胄曰
此事姑為遲之密因贊曰雖然而改議社稷生靈之
幸淮無損於異議則善矣仇胄聞金人置平章宣撫
河南奏以密為樞密宣撫江淮以應之宗季書力論

金人未必有意敗盟中國當示大體宜申警軍實使
吾常有勝勢若釁自彼作我有辭矣宣撫議遂寢仇
胄移書欲除密內職宣諭兩淮密報曰使名雖異其
為示敵人以嫌疑之蹟則同且偽平章宣撫既寢尤
不宜輕舉仇胄滋不悅升寶文閣學士刑部尚書江
淮宣撫使時宋師克泗州進圍宿壽既而師潰仇胄
遣人來議招收潰卒且求自解之計密謂宜明蘇師
且周筠等僨師之姦正李汝翼郭倬等喪師之罪密
欲全淮東兵力為兩淮聲援奏泗州孤立淮北所屯
精兵幾二萬萬一金人南出清河口及犯天長等城

則首尾中斷墮敵計矣莫若棄之還軍盱眙從之金人擁衆自渦口犯淮南或勸密棄廬和州為守江計密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矣吾當與淮南俱存亡益增兵為防進端明殿學士侍讀尋拜簽書樞密院督視江淮軍馬有自北來者韓元靖自謂琦五世孫密詰所以來之故元靖言兩國交兵北朝皆謂出韓太師意今相州宗族墳墓皆不可保故來依太師爾密使畢其說始露講解意密遣人護送北歸俾扣其實其回也得金行省幅紙密以聞于朝遂遣王文采持書幣以行文采還金帥答書辭順密復以聞遂

遣陳壁充小使壁回具言金人詰使介既欲和矣何為出兵真州以襲我然仍露和意也密白廟堂請自朝廷移書續前議又謂彼既指侂冑為元謀若移書宜斲免係銜侂冑大怒罷密以知樞密院事張巖代之既以臺論提舉洞霄宮落職侂冑誅以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尋改江淮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淮南運司招輯邊民二萬號雄淮軍月廩不繼公肆剽劫密乃隨雄淮所屯分隸守臣節制其西路則同轉運使張頴揀刺為御前武定軍以三萬人為額分為六軍餘汰歸農自是月省錢二十八萬緡米三萬四千

石武定既成軍伍淮西賴其力以病丐歸拜同知樞密院事卒謚忠定密儀狀魁傑機神英悟嘗慷慨謂人曰生無以報國死願為猛將以滅敵其忠義性然也

倪思字正甫湖州歸安人乾道二年進士中博學宏詞科累遷祕書郎除著作郎兼翰林權直光宗即位典冊與尤袤對掌故事行三制並宣學士上欲試思能否一夕併草除公師四制訓詞精敏在廷誦歎權侍立修法官直前奏陛下方受禪金主亦新立欲制其命必每事有以勝之彼奢則以儉勝之彼暴則以

仁勝之彼怠惰則以憂勤勝之又請增置諫官專責以諫事又乞召內外諸將訪問以知其才否遷將作少監兼權直學士院兼權中書舍人升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同修國史尋兼侍講初孝宗以戶部經費之餘則於三省置封樁庫以待軍用至紹熙移用始頻會有詔發緡錢十五萬入內帑備犒軍思謂實給他費請毋發且曰往歲所入約四百六十四萬緡所出之錢不及二萬非痛加撙節則封樁自此無儲定議犒軍歲以四十萬緡為額由是費用有節又言唐制使諫官隨宰相入閣今諫官月一對耳乞許同

宰執宣引庶得從容論奏。上稱善。除禮部侍郎。上又
不過重華宮。思疏。上言多痛切。會上召嘉王。思言
壽皇欲見陛下。亦猶陛下之於嘉王也。上為動容。時
李皇后寢預政。思進講。姜氏會齊侯于濼。因奏人主
治國必自齊家。始家之不能齊者。不能防其漸也。始
於褻狎。終於恣橫。至於陰陽易位。內外無別。甚則
離間父子。漢之呂氏。唐之武韋。幾至亂亡。不但魯莊
公也。上悚然。趙汝愚同侍。經筵退。語人曰。謹直如此。
吾黨不遠也。兼權吏部侍郎。出知紹興府。寧宗即位。
改婺州。未上。祺舉太平興國宮召除吏部侍郎。兼直
學士院御史。姚愈劾。思出知太平州。歷知泉州。建寧
府。皆以言者論去。久之。召還。試禮部侍郎。兼直學士
院。仇胄先以書致殷勤。曰。國事如此。一世人望。豈宜
專以潔已為賢哉。思報曰。但恐方拙。不能徇時好耳。
時赴召者未引對。先謁仇胄。或勸用近例。思曰。私門
不可登矧。未見君乎。遽入見。首論言路不通。自呂祖
儉謫徙而朝士不敢輸忠。自呂祖泰編竄而布衣不
敢極說。膠庠之士欲有吐露。恐之以去籍。論之以呈
藁。誰肯披肝瀝膽。觸冒威尊。近者北伐之舉。僅有一
二人言其不可。如使未舉之前。相繼力爭之。更加詳

審不致輕動又言蘇師旦賊以巨萬計胡不黥戮以
謝三軍皇甫斌喪師襄漢李爽敗績淮甸秦世輔潰
散蜀道皆罪大罰輕又言士大夫寡廉鮮耻列拜於
勢要之門甚者匍匐門竇稱門生不足稱恩坐恩主
甚至子恩父者諛文豐賂又在所不論也侂冑聞之
大怒思既退謂侂冑曰公明有餘而聰不足堂中剖
决如流此明有餘為蘇師旦蒙蔽此聰不足也周筠
與師旦並為姦利師旦已敗筠尚在人言平章騎虎
不下之勢此李林甫楊國忠晚節也侂冑悚然曰聞
所未聞司諫毛憲劾思予祠侂冑殛復召首對乞用

淳熙例令太子開議事堂開習機政又言侂冑擅命
凡事取內批特旨當以為戒除權兵部尚書兼侍讀
求對言大權方歸所當防微一有干預端倪必且仍
蹈覆轍厥今有更化之名無更化之實今侂冑既誅
而國人之言猶有未靖者盖以樞臣猶兼宮賓不時
宣召宰執當同班同對樞臣亦當遠權以息外議樞
臣謂史彌遠也金人求侂冑函首命廷臣集議思謂
有傷國體徙禮部尚書史彌遠擬除兩從官叅政錢
象祖不與聞思言奏擬除自宰執當同進比專聽侂
冑權有所偏覆轍可鑒既而史彌遠上章自辨思求

夫上留之思乞對言前日論樞臣獨班恐蹈往轍宗社堪再壞耶宜親擢臺諫以革權臣之弊並任宰輔以鑒專擅之失彌遠懷恚思請去益力以實謨閣直學士知鎮江府移福州彌遠拜右丞相陳晦草制用昆命元龜語思歎曰董賢為大司馬冊文有允執厥中一言蕭咸以為克禪舜之文長老見之莫不心懼今制詞所引此舜禹揖遜也天下有如蕭咸者讀之得不大駭乎乃上省牘請貼改麻制詔下分析彌遠遂除晦殿中侍御史即劾思藩臣僭論麻制鑄職而罷自是不復起矣久之除寶文閣學士提舉嵩山崇

福宮嘉定十三年卒謚文節

宇文紹節字挺臣成都廣都人祖虛中簽書樞密院事父師援顯謨閣待制父子皆以使北死無子孝宗愍之命其族子紹節為之後補官仕州縣九年第進士累遷寶謨閣待制知廬州時侂冑方議用兵紹節至郡議修築古城剏造砦柵專為固圉計淮西轉運判官鄧友龍譖於侂冑謂紹節但為城守徒耗財力無益於事侂冑以書讓紹節紹節復書謂公有復讎之志而無復讎之略有開邊之害而無開邊之利不量國力浪為進取計非所敢知侂冑得書不樂乃以

宋史及傳卷五十七 十五
李爽代紹節召還為兵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以寶文閣待制知鎮江府吳曦據蜀趣紹節赴闕任以西討之事紹節至謂大臣曰今進攻則瞿唐一關彼必固守若駐軍荆南徒損威望聞隨軍轉運安丙者素懷忠義若授以密旨必能討賊成功大臣用其言遣丙所親以帛書達上意丙卒誅曦權兵部尚書未幾除華文閣學士湖北京西宣撫使知江陵府統制官高悅在戍所肆為殺掠遠近苦之紹節召寘帳前收其部曲俄有訴悅縱所部為寇者紹節杖殺之兵民皆歡升寶文閣學士試吏部尚書尋除端

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安丙宣撫四川或言丙有異志語聞廷臣欲易丙紹節曰方誅曦初安丙一搖足全蜀非國家有顧不以此時為利今乃有他耶紹節願以百口保丙丙卒不易朝廷於蜀事多所咨訪紹節審而後言皆周悉事情嘉定六年正月甲午卒訃聞上嗟悼為改日朝享進資政殿學士致仕又贈七官為少師非常典也謚曰忠惠

李夔字清叔崇慶晉原人第進士為隆州判官攝綿州歲侵出義倉穀賤糶之而以錢貸下戶又聽民以茅秸易米作粥及楮衣親衣食之活十萬人明年又

饑邛蜀彭漢成都盜賊蠭起綿獨按堵知永康軍移
利州提點成都路刑獄兼提舉常平歲凶先事發廩
蠲租所活百七十萬人知興元府安撫利州東路漢
中久饑劍外和糴在州者獨多蔡嘗匹馬行阡陌間
訪求民瘼有老嫗進曰民所以饑者和糴病之也泣
數行下蔡感其言奏免之民大悅徙倉部員外郎總
領四川賦財軍馬錢糧升郎中淳熙三年廷臣上言
四川歲糴軍糧名為和糴實科糴也詔制置使范成
大 同蔡相度以聞蔡奏諸州歲糴六十萬石若從官
糴歲約百萬緡如於經費之中斟酌損益變科糴為

官糴責賤賤時不使虧毫忽之價出納賦量勿使
主操之贏則軍不之興民不加賦乃書利民十一事
上之前後凡三年蔡上奏疏者十有三而天子降詔
難門者凡八訖如其議民既樂與官為市遠邇謹趨
軍餉坐給而田里免科糴始知有生之樂會歲大稔
米價頓賤父老以為二十年所無梁洋間繪蔡像祠
之范成大驛說言蜀外麥熟倍於常年由罷糴民
力稍紓得以盡於農故孝宗薨之曰范和糴一年田
間和氣若此乃知民力不可重困也擢蔡守太府少
卿范成大召見孝宗首問糴事可久行否成大奏李

蔡以身任此事臣以自保李璣考宗天統曰是六不
 可得李璣也上意方獨用而蔡亦欲系蜀監酒和買
 之弊以盡滌民害命曰疾卒詔以蔡能官致任恩死
 特與遺表擇一人庶官前此所未有初蔡守眉山夜
 成都漕試念三氏世襲兵柄必於蜀亂發蔡云父假
 人以兵柄未有不為患者以武宣之明不能銷大臣
 握兵之禍以憲武之烈不能收藩鎮握兵之權危劉
 氏滅唐室鮮不由此吳璣以為然後蔡總餉事擬謬
 奏軍食措悉考宗以問蔡蔡緘其樣以進擬之妄遂
 窮論三十年吳曦竟以蜀叛安丙既誅曦每語人云

吾等焦頭爛額耳孰如李公先見者乎蔡講學臨政
 皆有源委所著書十八種有桃溪集一百卷
 論曰余端禮平時論議削正乃為相受制於韓侂胄
 雖有志扶掖善類而不得以直遂頗不免君子之論
 若李壁丘岳皆諫侂胄以輕兵召釁之失及其決意
 用師命葉適章詔不從而壁獨當筆馬何其所見後
 先奸廷哉附會之罪壁固無以追於公論矣倪思直
 辭廟主又屢觸權臣三黜不變其風蔡有可尚焉李
 蔡所至能舉荒政蠲苛賦亦庶幾古所謂惠人也

宋史卷之三十一

列傳卷第一百五十七

鄭穀字致剛建州人政和八年舉進士授安陸府教授權信陽縣尉監南京酒稅遂召為御史臺主簿張邦昌之僭號也挺身見高宗于濟州既即位擢監察御史選右司諫升為諫議大夫帝至杭州穀奏曰陛下南渡出于倉卒省臺寺監百司之臣獲濟者鮮當

列傳卷第一百五十八 宋史三百九十九

簡儀同三司上柱國鑾國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等奉

勅修

鄭穀 王庭秀附 仇愈

高登

婁寅亮

宋汝為

鄭穀字致剛建州人政和八年舉進士授安陸府教授權信陽縣尉監南京酒稅遂召為御史臺主簿張邦昌之僭號也挺身見高宗于濟州既即位擢監察御史選右司諫升為諫議大夫帝至杭州穀奏曰陛下南渡出于倉卒省臺寺監百司之臣獲濟者鮮當

嘉靖丁巳年

天

監生

擢吳中之秀以為用况天下賢俊多避地吳越宜令
守臣體訪境內寄居待闕及見任宮觀等京朝官以
上各具姓名以聞簡拔任使庶幾速得賢才以濟艱
厄詔從之苗傅劉正彥等逆亂穀庭立面折二凶且
謂逆賊凶熾甚非請外援無可為者乃上章待罪
求去退見呂頤浩議興復計太后降詔不允朱勝非
言穀面折二凶事拜御史中丞時二凶竊威福之柄
肆行殺戮日至都堂侵紊機政穀言黃門宦者之設
本以給事內庭供掃除而已俾與政事則貪暴無厭
待以兵權則慘毒無已皆前世已行之驗也故宦官

用事于上則生人受禍于下匹夫力不能勝則群起
而攻之是以靖康之初群起而攻之者庶民也睿聖
皇帝南渡駐蹕未安群起而攻之者衆兵也今當痛
革前弊並令選擇其人曾經事任招權納寵者屏之
遠方俾無浸淫以激衆怒則賞罰之柄自朝廷出國
勢尊矣仍諭軍法便宜止行于所轄軍伍其餘當聞
之朝廷付之有司明正典刑所以昭尊君之禮而全
臣子忠義之節也疏留中不出穀對請付外行之又
論黃潛善汪伯彥均于誤國而潛善之罪居多今同
以散官竄謫湖南錢伯言與黃頤浩皆棄城呂源與梁

楊祖皆擁兵而逃今願罷官楊祖落職而源伯言未
正典刑非所以勸懲詔竄削有差傳正彥日至都堂
議事穀奏將帥之臣不可預政及聞以簽書樞密院
召呂頤浩以禮部尚書召張浚分張浚兵以五百人
歸陝西而浚不受尚書之命浚不肯分所部兵遂謫
浚居郴州擢俊以節度知鳳翔穀知出二凶姦謀具
章乞留頤浩知金陵浚不當貶不報穀遂遣所親謝
嚮變姓名微服為買人徒步如平江見浚等具言城
中事以為嚴設兵備大張聲勢持重緩進使賊自遁
無驚動三宮此上策也浚聞之皆感激奮厲為赴

計俄詔睿聖皇帝為皇太弟天下兵馬大元帥幼王
為皇太姪即與大臣進議以為在庭公卿百司群吏
皆昔之臣屬也今則與之比肩事主矣稽之于古則
無所法行之于今則實逆天或者謂大元帥可以任
軍旅之大事臣竊以為不然昔舜之禪禹也猶命禹
徂征有苗則禹雖受禪而征伐之事舜猶親之也唐
睿宗傳位皇太子以聽小事自尊為太上皇以聽大
事如是無不可者則稽之于古為有法行之于今為
得宜太后垂簾同聽政以安人心退與御史王庭秀
上疏力爭太后召穀與宰執同對簾前穀乞召庭秀

太后諭曰今欲令睿聖皇帝總領兵馬爾穀奏曰臣不知其他但人君位號豈容降改聞之天下孰不懷疑雖前世衰亂分裂之時固未有旬日之間易兩君一朝降兩朝位號者也太后令穀至都堂朱勝非出朱昞等所上書以示穀庭秀穀庭秀力言昨日詔書不可宣布必召夔勝非與執政顏岐王孝迪路允迪皆在坐尚書左丞張澂獨曰事勢若此豈爭此名位耶澂欲出穀等共止之穀與李邴並為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高宗復位進簽書執政甫百日而卒高宗甚悼之謂大臣朕喪元子猶能自排遣于穀

殆不能釋也

庭秀字穎彥慈溪人與黃庭堅楊時遊其為學旁搜遠紹不苟趣時好造詣深遠操持堅正發為文辭俊邁宏遠登政和二年上舍第歷官州縣侍御史李光薦為御史臺檢法官宣和靖康時進言皆發于忠義御史中丞言偽楚時庶官中如虞謨王庭秀者初非疾病毅然致為臣而歸願褒擢之拜監察御史奏乞威斷當出於人主而所遣宣諭官當令舉廉吏又言刑名有疑慮者令州郡法官申憲司閱實具奏以取裁決遷殿中侍御史論黃潛善賣官售寵罷之既與

鄭穀力爭降封高宗事未幾出知瑞州右正言呂祉
奏朝廷今日緣論大臣移一言官明日罷一言官則
後日大臣行事有失誰敢言者遂召為吏部郎改左
司言朝廷比來深疾貪吏然州縣之間豈無廉介自
將沈於下僚者宜命五使所至以廉潔清修可以師
表吏民者以名來上叅之公議不次升擢以厲士風
從之遷檢正中書門下省諸房公事與宰相議多不
合不自安引疾求去詔直祕閣主管崇道觀而歸
仇愈字泰然益都人大觀三年進士授邠州司法讞
獄詳恕多所全活為鄧城令滿秩者幼遮泣不得去

徙武陟令屬朝廷方調兵數十萬于燕山愈餽饌畢
給時主將縱士卒過市掠物不予直他邑官逃避愈
先期趣備申嚴約束遂以不擾已而愈送運餉于涿
值大軍潰于盧溝河囊橐往往委以資敵愈問關營
護無一豪棄失調高密丞俗尚囂訟愈懾縣事剖決
如流事無淹夕民至懷餅餌以俟決遣猾吏揚蓋每
陰疏令過脅持為姦愈暴其罪黥之無不悅服州闕
司錄命愈攝事既行邑氓萬餘邀留至擁歸縣廨時
天寒皆然火警守布滿後先愈由它道得出或追拜
馬首曰公舍我去我必使公復來它日愈方白事郡

牙忽數千人徑奪以歸守將不能遏劇寇起萊密間
素聞愈名戒其黨毋犯高密境民賴以安密卒閉關
叛掠害官吏幾盡獨呼曰無驚仇公南遷丁毋憂服
除知建昌軍入為考功員外時仕者宛轉兵間亡失
告牒十常七八而銓部無案籍愬丐者甚多真偽錯
亂愈親為考覈其可據者悉責保識因上聞行之遷
右司及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俄為公海制置使
明守與宰相厚善給言士卒將為變致遣精兵密捕
統制官徐文覺之初謀縱軍剽畧頃之泛海去呼曰
我以仇公故不殺人不焚屋廬一城晏然猶坐創兩

官主管太平觀以淮西宣撫知廬州劉豫子麟合金
兵大入民情洶懼宣撫司統制張琦者冀乘危為亂
驅居民越江南走欲先脅愈出擁甲士數千突入露
刃登樓揚白麾左右礮潰迫愈上馬愈徐謂曰若輩
無守土責吾當以死殉國寇未至而逃人何賴焉堅
不為動神色無少異琦等錯愕遽散其徒人心遂定
時金人出入近境愈求援于宣撫司不報又遣其子
自間道赴朝廷告急雖旌其子以官而援卒不至帝
方下詔親征而詔亦不至淮甸喧言將棄兩淮為保
江計愈錄詔語揭之郡縣讀者至流涕咸思自奮監

押閭僅死于賊餘衆來歸州帑匱竭無以為賞念悉
引班坐犒以酒食慰勞之衆皆感勵募廬壽兵得數
百益鄉兵二千出奇直抵壽春城下敵三戰皆北卻
走度淮其後麟復增兵來寇愈復壽春俘馘甚衆獲
旗械數千焚糧船百餘艘降渤海首領二人初金人
圍濠州旬日未下屬天寒馬多僵死乃悉衆向淮東
樞密使張浚方視師金陵念以策說之曰金重兵在
淮東師老食匱若以精兵二萬一自壽陽一自漢上
徑趨舊京當不戰而退繼以大軍尾擊蔑有不濟者
昔人謂一日縱敵數世之患願無失時之悔浚不能
用麟復以步騎數千至合肥謀言兀朮為之殿人心
怖駭不知所為會京西制置使遣牛皐統兵適至念
顧左右曰召牛觀察來擊賊皐既至以忠義撼之皐
素勇甚以二千餘騎馳出短兵相接所向披靡敵稍
懾散而復集者三其副徐慶忽墜馬敵競赴之皐掖
以上手刺數人因免胄大呼曰我牛皐也嘗四敗兀
朮可來決死寇畏其名遂自潰以念克復守禦功加
徽猷閣待制明年宣撫司始遣大將王德來時寇已
去德謂其伍曰當事急時吾屬無一人渡江擊賊今
事平方至何面目見仇公耶德麾下多女真渤海歸

附者見愈像不覺以手加額初宣撫司既不以一卒
援諸郡但令焚積聚棄城退保文移不絕于道又請
浚督行之浚檄愈度其宜處之愈謂殘破之餘兵食
不給誠不能支敵然帥臣任一路之責誓當死守今
若委城使金人有淮西治兵艦于巢湖必貽朝廷憂
力陳不可浚聽其言而卒全活數州之衆尋詔詣關
軍民號送之改浙東宣撫使知明州以挫豪強獎善
良為理吏受賕雖一錢不貸姦猾歛迹州罹兵火既
燬愈斥厨錢助其費買田行鄉飲酒禮歲饑發官儲
損其直民無死徙朝廷聞之進秩一等再召進對帝

親加褒諭欲留寘近密言者以愈在郡多黥胥吏為
慘酷請授外藩時峒獠未息乃進直學士為湖南安
撫使禁盜鑄錢者趣使為農物價既平商賈遂通數
月召還加寶文閣學士陝西都轉運使時金人無故
歸侵疆詭計叵測愈力陳非策固辭不行秦檜方主
和議以為異已落職以左朝奉郎少府少監分司西
京全州居住起知河南府未行金人果復陷所歸郡
邑如愈言迺復制置再知明州改知平江府陛辭言
我軍已習戰非復前日故劉錡能以少擊衆敵大挫
刃若乘已振之勢鼓行而前中原可傳檄而定上嘉

之以言罷提舉太平觀積官至左朝議大夫爵益都
縣伯卒贈左通議大夫愈性至孝母沒時方崎嶇轉
徙居喪盡禮泂海制置使陳彥文薦于朝起復之愈
不就愈端方挺特自初官訖通顯無所附麗令鄧城
時丞相范宗尹方為邑子以文謁愈愈他父語其父
是子公輔器也宗尹既當國未嘗以私見愈在明州
嘗欲薦一幕官問曰君日費幾何對以十口之家日
用二千愈驚曰吾為郡守費不及此屬僚所費倍之
安得不貪遂止

高登字彥先漳浦人少孤方學持身以法度宣和間
為大學生金人犯京師登與陳東等上書乞斬六賊
廷臣復建和議奪种師道李綱兵柄登與東再抱書
詣闕軍民不期而會者數萬王時雍縱兵欲盡殲之
登與十人屹立不動欽宗即位擢吳敏張邦昌為相
敏又雪前相李邦彥無辜乞加恩禮起復之登上書
曰陛下自東宮即位意必能為民興除大利害踐阼
之始兵革擾攘朝廷政事一切未暇人人翹足以待
事息而覩惟新之政奈何相吳敏張邦昌又納敏黨
與之言播告中外將復用李邦彥道路之人無不飲
恨而去是陛下大失天下之望臣恐人心自此離矣

太上皇久處邦彥等于政府紀綱紊亂民庶愁怨方且日以治安之言誘誤上皇以致大禍倉皇南幸不獲寧居主辱臣死此曹當盡伏誅今乃偃然自恣朋比為姦蒙蔽天日陛下從敏所請天下之人將以陛下為不明之君人心自此離矣再上書曰臣以布衣之微賤臣言繫宗社之存亡未可忽也于是凡五上書皆不報因謀南歸忽聞邦昌各與遠郡一時小人相繼罷斥與所言偶合者十七八登喜曰是可以盡言矣復為書論敏未罷不報初金人至六館諸生將遁去登曰君在可乎與林邁等請隨駕隸聶山帳中

而帝不果出金人退師敏遂謫學官起羅織屏斥還鄉紹興二年廷對極意盡言無所顧避有司惡其直授富川主簿憲童弁聞其名檄讞六郡獄復命兼賀州學事學故有田合法罷歸買馬司登請復其舊守曰買馬養士孰急登曰買馬固急矣然學校禮義由出一日廢衣冠之士與堂下卒何異守曰抗長吏耶曰天下所恃以治者禮義與法度爾既兩棄之尚何言守不能奪卒從之攝獄事有囚殺人守欲奏裁曰陰德可為登曰陰德豈可有心為之殺人者死而可幸免則被死之冤何時而銷滿秩士民丐留不獲相

率餽金五十萬不告姓名白于守曰高君貧無以養
願太守勸其咸受登辭之不可復無所歸請置于學
買書以謝士民歸至廣會新興大饑帥連南夫檄發
廩振濟復為糜于野以食之願貸者聽所全活萬計
歲適大稔而償亦及數民投牒願留者數百輩因奏
辟終其任召赴都堂審察遂上疏萬言及時議六篇
帝覽而善之下六議中書秦檜惡其譏已不復以聞
授靜江府古縣令道湖州守汪藻館之藻留與修徽
宗實錄固辭或曰是可以階改秩登曰但意未欲爾
遂行廣西帥沈晦問登何以治縣登條十餘事告之

晦曰此古人之政今人詐疑不可行對曰忠信可
變猶謂不能行誠不至爾豪民秦琥武斷鄉曲持吏
短長號秦六蟲邑大夫以下為其所屈登至願章而
登喜其遷善補厲學職它日琥有請屬登謝卻之琥
怒謀中以危法會有想琥侵貸學錢者登呼至面數
琥聲氣俱厲叱下白郡及詣司寘之法忿而死一郡
快之帥胡舜陟謂登曰古縣秦太師父舊治寔生太
師于此盍祠祀之登曰檜為相亡狀祠不可立舜陟
大怒攘秦琥事移為清丞康寧以代登登以母病去
舜陟遂創檜祠而自為記且誣以專殺之罪詔送歸

江府獄舜陟遣僕卒捕登屬登毋死舟中臺壅水次
航海詣關上書求納官贖罪帝聞之故人有為右司
者謂曰丞相云嘗識君于太學能一見終身事且無
憂上書徒爾為也登曰某知有君父不知有權臣既
而中書奏故事無納官贖罪仍送靜江獄登歸葬其
母訖事詣獄而舜陟先以事下獄死矣事卒昭白廣
濟鄭萬趙不棄辟攝歸善令逐差考試摘經史中要
語命題策闕浙水災所致之由郡守李仲文即馳以
達檜檣間震怒坐以前事取旨編管容州漳州遣使
臣謝大作待省符示登登讀畢即投大作上馬大作

曰心入告家人無害也登曰君命不敢稽大作愕然
比夜巡檢領百卒復至登曰若朝廷賜我死亦當拜
敕而後就法大作感登忠義為泣下奮劍叱巡檢曰
省符在我手中無它語也汝欲何為吾當以死捍之
鬲不棄亦坐鑄一官登謫居授徒以給家事一不介
意惟聞朝廷所行事小失則頓蹙不樂大失則慟哭
隨之臨卒所言皆天下大計後二十年丞相梁克家
疏其事以聞何萬守漳言諸朝廷復遣功郎後五十
年宋熹為守奏乞褒錄贈承務郎登事其母至孝舟
行至封康間阻風方念無以奉晨膳忽有白魚躍于

前其學以慎獨為本所著家論志辨等篇有東漢集
行世

婁思亮字陟明永嘉人政和二年進士為上虞丞建
炎四年高宗至越寅亮上疏云先正有言太祖念其
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周王夢章聖祖宗室育之
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仁宗感悟其說詔莫祖入繼
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帝今有
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已屬者燕寢未繁前皇不罹
殄立無助有識寒心天其或者深成陛下追念祖宗
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正

子孫以為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
無聞奔迸藍縷僅同民庶恐祀豐于昵仰違天監太
祖在天豈肯顧歆是以仁聖未有回鑾之期金人未
有悔禍之意中原未有息肩之日臣愚不識忌諱欲
乞陛下于子行中遴選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
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并選宣祖太
宗之裔材武可稱之人升為南班以備環衛庶幾上
慰在天之靈下係人心之望帝讀之感悟樞密富直
柔薦之紹興元年召赴行在以其言宗社大計也既
入見復上疏曰陛下轍迹所環六年于外險阻艱難

備嘗之矣然而二聖未還金人未滅四方未靖者何哉天意若曰天祚宋德太祖不私其子而保之不幸姦邪誤國而壞之將使嗣聖念祖思危而後獲之乃所以申其末命也臣誠狂妄去歲上章請陛下取太祖諸孫之賢者視秩親王使牧九州誤蒙采聽赦而不誅茲蓋在天之靈發悟聖心為社稷計非愚臣之所及也伏望宣告大臣行之它日皇子之生使之退處清暇不過增一節度使爾陛下以太祖之心行車聖之慮自然孝弟感通兩宮回蹕澤流萬世改令入官擢監察御史時相秦檜以其直斥所薦惡之輒言

言實亮臣又喪不舉下大理鞠問無實猶坐為族

父冒占官戶罷職送吏部由正坐廢

宋汝為字師高豐縣人靖康元年金人犯京師闔門遇害汝為思報國家及父兄之讎建炎三年金人再至謁部使者陳邊事遣對行在高宗嘉納特補修武節假武功大夫開州刺史奉一國書副京東運判社時亮使金時劉豫節制東平丞和呂頤浩因致書豫汝為行次壽春遇完顏宗弼軍一不克與時亮會獨馳入其壁將上國書宗弼盛怒劫而縛之欲加辱汝為一無懼色曰死固不辭然御命出疆願達書吐一辭

死未晚宗弼顧汝為不屈遂以
 義之士也命往見豫汝為曰
 肯三不忠於所事力拒不行
 豫借號汝為待願浩書與之
 歸朝廷豫悚而立曰使人使人
 直我獨不見張邦昌之事乎
 拘留汝為然以汝為儒士乃
 誘之固辭遂連結先陷于北
 腹心以機密歸報朝廷唐佐
 所獲汝為所遣王現邵邦先
 建朝廷香官之紹興

十三年沙為亡歸作恢復方
 雖定計必背盟不可遽弛時
 禮部尚書蘇符憐之為言于
 慶州高宗憶其忠特轉通直
 用兵之道取勝在乎得勢成
 取契丹之銳曷視狼顧以窺
 關外平既入不知兵故彼得
 猖獗西河以成盜據之功既
 辟地轉鬪從歸聖朝將士戮
 百戰之餘勇氣萬倍回思曩
 昔痛自慚悔人人扼腕

切齒願當一戰加以金人兵老氣衰思歸益切是以
去歲順昌孤壘力挫其鋒方其狼狽逃遁之際此國
家乘勝進戰之時也惜乎王師遽旋撫其機而不發
遂未能殄滅醜類以成恢復之功今聞其力圖大舉
轉輸淮北其設意豈小哉所慮秋冬復肆猖獗兀不
不死兵革不休雖欲各保邊陲安可得也今當乘去
歲淮上破賊之勢特降哀痛之詔聲言親征約諸帥
長驅直擣某月日各到東京協謀併力以俘馘兀不
為急又言兀木好勇妄作再起兵端所共謀者叛亡
群盜而已去夏詔帥各舉金人奔命敗北之下殿兀

木深以為慮故為先發制人之動所恃者不過自能
聚兵合勢料王師以諸帥分軍爾今計其步騎不過
十萬王師雲集其衆數倍合勢刻期並進戮力何憂
乎不勝若以諸帥難相統屬宜除川陝一路專當撤
離喝權合諸帥為兩節副公選大臣任觀軍容為宣
慰之職往來調和諸帥使之上下同心左右戮力則
勢既合不為賊所料矣不然分軍出陳蔡直擣東都
賊必首尾勢分復以重兵急擊然後以舟師自淮繇
新河入鉅野澤以步兵自洛渡懷衛入太行山以襲
其內舟師入鉅野則齊魯搖步兵入太行則三晉應

賊勢雖欲合而不分亦難乎為計夫久之有告汝為
千金人以蠟書言其機事者大索不獲尋知南歸檜
將械送金人汝為變姓名為趙復徒步入蜀汝為身
長七尺踈眉秀目望之如神仙揚企道者遇之溪上
企道曰必奇士也款留之見其議論英發洞貫古今
靖康間離亂事歷言之企道驚遂定交假僧舍居之
檜死汝為曰朝廷除此巨蠹中原恢復有日矣企道
勸其理前事汝為慨然太息曰吾結髮讀書奮身一
出志在為國復讎收還土宇頗為諸公所知命繆數
奇軋于權臣今老矣新進貴人無知我者汝為能知

二期嘗祭其先終日大慟將終神氣不亂汝為恸慟
尚氣節博物洽聞飲酒至斗餘未嘗見其醉或歌或
哭涕淚俱下其家蜀也史載之邵博宇文亮臣李燾
相得甚歡趙沂三京魯闕民先揚衆惠疇經紀其喪
事三十二年其妻錢莫知汝為死詣登聞鼓院以狀
進詔索之不得隆興二年其子南強以汝為之死哀
懇于朝參知政事虞允文錢端禮以聞特宥一子有
忠嘉集行世

論曰高宗播遷復有苗劉之變此何時也鄭毅三屏
秀正色立朝以爭君臣之義顧不遘我仇愈愷悌君

二百八十八
子遺澤在民易曰王臣蹇蹇高登有焉婁寅亮請立
太祖後為太子能言人臣之所難言而高宗亦慨然
從之君仁而臣直乎宋汝為歸自金國論事切直與
寅亮俱進秦檜一則誣以罪謫一則逃遁以死於卒
儒矣

列傳卷第一百五十九

宋史四百

宋史四百

閩府儒學司杜國鈞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修國史領經筵事都察院御史

勅修

三信

汪大猷

袁燾

吳采勝

游仲鴻

李祥

王介

宗德之

楊大全

三信字誠之慶州隴水人既冠入太學登紹興三十
年進士第試中教官授建康府學教授丁父憂服除
進所著唐太宗論贊及負薪論孝宗覽之嘉歎不已
特循兩資授太學博士時頊次者例徙外添差温州

教授郡饑疫議遣官振救之父老願得信任其事守
 不欲以頌信請益力信聞之欣然為行徧至病者家
 全活不可勝記差敕令所刪定官法令有不合人情
 自相抵牾吏得以停會出入者悉釐正之轉對言敵
 情不可測和議不可恃今日要當先為自備之策以
 待可乘之機上以為是又論太學正錄掌規矩之官
 而員多博士掌訓導之官而員少請以正錄兩員并
 為博士從之論除官陞冗之敝乞精選監司而擇籍
 名郡將代年歲乃注人上親以其章授宰臣行權者
 勿郎官蜀人張公遷初八年免銓至是改秩吏妄引

言復令祝之信鈞考其故吏師服有三蜀士實礙式
 吏受賂為地工部尚書趙雄蜀人也以屬信信待弗
 聽已而轉吏部聞審成牘撫掌愧歎嗟激不已以聞
 于上它日上謂尚書蔡沆曰考功得王信銓曹遂清
 選者私相語指為神明武臣給告不書年齒磨轉蔭
 薦肆為姦欺不可控搏為趙最者數事告宰相付之
 大理獄事連三衙嚴帥王友直執爭之上審知其非
 沮之曰考功所言公事也彼將何為獄具皆伏辜因
 請置籍以祝後患授軍器少監仍妻考功郎官丁母
 憂吏哀金殺牲禱神願信服闋無再為考功既起知

永州人奏事留為將作少監復考功郎官轉軍器少
 監兼右司郎官升員外郎四方有以疑獄未上者信
 反復被覽常至夜分升左司員外郎轉對論士大夫
 趨向之敵居官者進一時之責而後之禍患有所不恤獻
 言者求一時之合而行之可否有所不計集事者以
 趣辨為能而不為根本之慮謀利者以羨餘為事而不
 究源流之實持論尚刻薄而寢失祖宗忠厚之意革
 敝類煩碎而不明國家寬大之體因循玩習恬不為
 怪顧酌古之道當時之宜示好惡於取舍之間使天
 下靡然知鄉而無復為目前苟且之偷又論朝廷有

恤民之政而州縣不能行恤民之實近歲不登陛下
 軫念元元乞水旱州郡租賦或蠲放或倚閣住催然
 倚閣住催之名可以並緣為擾願明與減放人論豫
 備三說收逃亡之卒選忠順之官嚴訓練之職又言
 屯田利害上皆納其說兼玉牒所檢討官提領戶部
 酒庫又之上諭信曰知朕意否行用卿慮書主不長
 於財賦故以命卿果能副朕所委為中書門下檢正
 諸房文字遷太常少卿兼權中書舍人假禮部尚書
 使于金韓射都亭遵中其的舍人穢曰尚書得非黑
 王相公子孫耶謂王德用也信得米芾書法舍人實

之歸言金人必衰之兆有四在我當備之策有二上
首肯之太史奏仲秋日月五星會于軫信言休咎之
徵史策不同然五星聚者有之未聞七政共集也分
野在楚願思所以順天而應之因條上七事又言陛
下即位之初經營中原之志甚銳然功之所以未立
者正以所用之人不一其人不一故其論不一其論
不一顧祿求至當之論使歸於一鎖闈封駁而右府
所下不關中書或斜封捷出左於公論統領官奴事
內侍坐謫遠州幸蒙赦還而遽復故職潛藩恩舊之
彙徒推酷官而盜朝士老禁廷僥冀節鉞詭計可得
之而奉稍恩典與正不異閤門多溢額祇候妃嬪

封而冒指它姓為甥姪既一一塗歸有雖書讀而徐
核其不當者續爭救之上曰事有不可不問者第言
之朕無有不為卿行者於是益抗志不回宦者其昇
既逐遠之矣屬高宗崩用治喪事人莫敢言昇俄提
舉德壽宮信亟執奏舉朝皆愕翰林學士洪邁適入
上語之曰王給事論昇事甚當朕特白太上皇后
聖訓以為今一宮之事異於向時非我老人所能任
小黃門空多類不習事獨昇可任責分吾憂衆今已
歸居室尚不能有豈敢踣故態以是駁疏不欲行卿

見王給事可道此意信聞之乃止信遇事剛果論奏
 不避權要繇此人多嫉之信亦力求去提舉崇福宮
 詔求言信條十事以獻其目曰法戒輕變令責必行
 寬刑即以養民力脩軍政以待機會郡當分其緩急
 縣當別其劇易嚴銅錢之禁廣積聚之備處歸附之
 人收逃亡之卒起知湖州信未涉州縣據按剖折敏
 如流泉擢集英殿脩撰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奏免
 逋官錢十四萬緡七萬匹絲十萬五千兩米二千萬
 斛山陰境有狻猊湖四環皆田歲苦潦信創啓斗門
 導滙渚注之海築十一埧化匯浸為上腴民繪象以

祠更其名曰王公湖築漁浦隄禁民不舉子買學田
 立義冢衆職脩理加築章閣待制徙知鄂州改池州
 初信袂其父喪歸自金陵草履徒行雖疾風甚雨弗
 避也由是得寒濕疾及聞孝宗遺詔悲傷過甚疾復
 作至是竊劇上章請老以通議大夫致仕有星隕于
 其居光如炬不及也數尺而散數日信卒遺訓其子
 以忠孝公廉所著有是齋集行世

汪大猷字仲嘉慶元府鄞縣人紹興七年以父恩補
 官授衢州江山縣尉時囑事益十五年進士第授
 婺州金華縣丞爭財者諭以長幼之禮悅服而退李

椿年行經界法約束嚴甚徵大猷覆視龍遊縣大猷
請不實者得自陳毋遽加罪改建德遷知崑山縣丁
父憂免喪三任總領淮西江東錢糧幹官改幹辦行在
諸司糧料院參知政事錢端禮宣諭淮東幹辦公
事充參議官遷大宗丞兼吏部郎官又兼戶部右曹
入對言總覈名實責任臣下因才而任毋遠所長量
能授官毋拘流品孝宗顧謂左右曰疏通詳雅而善
議論有用之才也除禮部員外郎丞相洪适薦兼吏
部侍郎仍遷主管左選莊文太子初建東宮兼太子

左諭德寺講兩日一

大淵禁中所造侍燕樂章論官僚同題大猷曰鄭衛
之音近習為倡非講讀官所當預白于太子而止遷
祕書少監脩五禮會要金人來賀假吏部尚書為接
伴使尋兼權刑部侍郎又兼宗政殿說書又兼給事
中孝宗清燕每訪政事嘗曰朕每厭宦官女子之言
思與卿等款語欲知朝政闕失民情利病苟有所聞
可極論之大猷遂陳耆長產直諫經總制司並錄法
意使里正兼催科之役屬民為甚又論亭戶未嘗煮
鹽居近場監貸錢射利隱寄田產言及編氓宜取一
等以上充役又論賜田勲戚豪奪相先侵濰州縣惟

當賜金使自求之又論沒入贖產止可行於疆盜賊
吏至於倉庫網運之負隄者惟當即其業收租以償
既足則給還使復故業轉對言捕酒之害及屠官者
不得鑄銅為器上嘉嘆曰卿前後所言皆今日可行
之事權刑部侍郎升侍讀言有司率用新制棄舊法
輕重舛指無所遵承使舞文之吏時止以售其姦請
明詔編纂舊成上進上大悅尚書周執羔韓元吉樞
密劉瑛以強盜率不惡死無所懲艾右司林栗謂太
租朝強盜賊滿一貫死無首從不問殺傷景祐增正
貫固從寬今設六項法非手刃人例奏裁贖配何

徵父請從舊法賊滿二貫者斬大猷曰此吾職也遂
日奏曰疆盜鳥可恕用舊法而痛懲之固可也天聖
以來益用中典寔失禁姦之意今所議六項法犯者
以法行之非此而但取財惟再犯者死可謂寬嚴適
中若皆寘之死地未必能禁其為盜盜知必死將其
心於事主矣望稍開其生路乃奏用六項法則死者
十七人用見行法則十四人舊法則百七十人俱死
遂從大猷議借吏部尚書為賀全國正旦使至盱眙
得印榜云疆盜止用舊法罷六項法還朝自劾求去
上聞之復行六項法改權吏部侍郎兼權尚書夜傳

音學士院出唐沈既濟論選舉書曰今日有此敝可
行與否詰旦當面對即奏事與今異敝雖似之言則
難行上曰卿言甚明既郊差充函簿使以言去授敷
文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起知泉州毗舍邪營掠
海濱居民歲遣戍防之勞費不貲大猷作屋一百區
遣將留屯久之戍兵以真臘大賈為毗舍邪犯境大
猷曰毗舍邪面目黑如漆語言不通此豈毗舍邪耶
遂遣之故事蕃商與人爭鬪非傷功罪皆以牛贖大
猷曰安有中國用島夷俗者苟在吾境當用吾法三
佛齊請鑄銅瓦三萬詔泉廣二州守臣督造付之大
猷奏法銅不下海中國方禁銷銅柰何為其所役卒
不與進敷文閣直學士留知泉州踰年提舉太平興
國宮改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以六月暑討永新永山
洞寇不利自劾降龍圖閣待制落職南康軍居住提
舉太平興國宮復龍圖閣待制提舉上清太平宮復
敷文閣待制升學士沒贈二官大猷與丞相史浩同
里又同年進士未嘗附麗以下進浩深歎羨之好周
施叙宗族外族為興仁錄率鄉人為義莊二十餘畝
以為倡衆皆欣勸所著有適齋存崇備忘訓鑒等書
袁燮字和叔慶元府鄞縣人生而端粹專靜乳媪置

槃水其前玩視終日夜卧常醒然少長讀東都黨錮傳慨然以名節自期入太學登進士第調江陰尉浙西太饑常平使羅點屬任振恤燹命每保畫一圖田疇山水道路悉載之而以居民分布其間凡名數治業悉書之合保為都合都為鄉合鄉為縣征發爭訟追背按圖可立決以此為荒政首除公海制屬連丁家艱寧宗即位以太學正召時朱熹諸儒相次去國丞相趙汝愚罷燹亦以論去台是黨禁興矣久之為浙東帥幕福建常平屬公海參議嘉定初召主宗正簿樞密院編脩官權考功郎官太常丞知江州改提

舉江西常平權知隆興召為都官郎官遷司封因對言陛下即位之初委任賢相正士鱗集而竊威權者從旁睨之彭龜年逆知其必亂天下顯言其姦龜年蓋以罪而去權臣遽根據幾危杜殺陛下迨思龜年蓋嘗臨朝太息曰斯人猶在必大用之固已深知龜年之忠矣今正人端士不乏願陛下常存此心急聞剴切崇獎朴直一龜年雖沒衆龜年繼進天下何憂不治臣昨勸陛下勤於好問而聖訓有曰問則明臣退與朝士言之莫不稱善而側聽十司陛下之端拱淵默猶昔也臣竊惑焉夫既知如是而明則當知反是而

闇明則輝光旁燭無所不通闇則是非得失瞭然不
辨矣遷國子司業秘書少監進祭酒秘書監延見諸
生必迪以及躬切己忘信篤實是為道本聞者悚然
有得士氣益振妻崇正殿說書除禮部侍郎兼侍讀
時史彌遠主和燮事益力臺論劾燮罷之以寶文閣
待制提舉鴻慶宮起知温州進直學士奉祠以卒燮
初入太學陸九齡為學錄同里沈煥揚簡舒堦亦皆
在學以道義相切磋後見九齡之弟九淵發明本心
之指乃師事焉每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
兢兢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以學者稱之曰索齋先生
後謚正獻子甫自有傳

吳柔勝字勝之宣州人幼聽其父講伊洛書已知有
持敬之學不妄言笑長游郡泮人皆憚其方嚴登淳
熙八年進士第調都昌簿丞相趙汝愚知其賢差嘉
興府學教授將真之館閣會汝愚去御史湯碩劾柔
勝嘗救荒浙右擅放田租為汝愚收人心且主朱熹
之學不可為師儒官自是閒居十餘年嘉定初主管
刑工部架閣文字遷國子正丞柔勝始以朱熹四書與
諸生誦習講義策問者以是為先又於生徒中得潘
時舉呂喬年白子長推為職事使以文行表率於是

二知趨向伊洛之學晦而復明遷太學博士又遷司
農寺丞出知隨州時身義和姁充戒開邊隙旁塞之
民事與北界相涉不問法輕重皆殺之郡民聚辜有
焉為北人所盜追之急北人以矢拒阜阜與其徒亦
發二矢北界以為言郡下七人于獄柔勝至立破械
縱之具始末報北界而已收工豪孟宗政扈再興隸
帳下後宗政再興皆為名將築隨州及棗陽城招四方
亡命得十人立軍曰忠勇廩以總所關額管柵器械
悉備除京西提刑領州如故改湖北運判兼知鄂州
有至值歲歉即乞糴于湖廣大講荒政十五州被災

山全活者不可勝計改知太平州除直祕閣主管

元州明道官改直華文閣除工部郎中力辭除祕閣

修撰修舊宮觀以卒謚正肅二子淵潛俱登進士各
有傳

游仲鴻字子正果之南充人淳熙二年進士第初調
捷為簿李昌圖總蜀賦辟羅買官奇其才曰吾董餉
積年惟得一士昌圖召入首薦之擢四川制置司幹
辦公事制置使趙汝愚一見即知敬之叙州董蠻犯
捷為境憲將合兵討之仲鴻請行詰其釁端以州負
馬直也乃使人諭蠻曰歸俘則還馬直不然大兵至

矣蠻聽命仲鴻受其降而歸改秩知中江縣總領楊
輔檄置幕下時關外營田凡萬四千頃畝僅輸七升
仲鴻建議請以兵之當汰者授之田存赤籍逋以數
年汰者衆耕者多則橫斂一切之賦可次第以減輔
然之大將吳挺沮而止趙汝愚移帥閩舉仲鴻自代
制置使京鐸轉運劉光祖亦交薦于朝紹熙四年赴
召趙汝愚在樞密謂仲鴻直諒多聞訪以蜀中利病
汝愚欲親出經略西事仲鴻曰宥密之地幹旋者易
公獨不聞呂申公經略西事當在朝廷之語乎汝愚
悟而止差幹辦諸司糧料院光宗以疾久不朝重華

言仲鴻遺汝愚書陳宗社大計書有伊周霍光語汝
愚讀之駭其焚之不答又遺書曰大臣事君之道苟
利社稷死生以之旣不死曷不去汝愚又不答孝宗
崩仲鴻泣謂汝愚曰今惟有率百官哭殿庭以請親
臨宰相留正以病去仲鴻亟簡汝愚曰禪日不決禍
必起矣汝愚又不答後三日嘉王即位于重華宮汝
愚既拜右丞相以仲鴻久游其門辟嫌不用初汝愚
之定策也知閩韓侂胄頗有勞望節鉞汝愚不與侂
胄方居中用事恚甚汝愚迹已危方益自嚴重選人
求見者例不許仲鴻勸以降意容接覬遇異論而汝

愚以淮東西總賦積弊奏遣仲鴻覈實仲鴻曰丞相
之勢已孤不憂此而顧憂彼耶改監登聞鼓院以行
會侍講朱熹以論事去國仲鴻聞之即上疏曰陛下
宅憂之時御批數出不由中書前日宰相留正之去
去之不以禮諫官黃度之去去之不以正近臣朱熹
之去復去之不以道自古未有舍宰相諫官講官而
能自為聰明者也願亟還熹毋使小人得志以養成
禍亂監察御史胡紘希侂胄意誣汝愚又蓋邪心嘗
語人以乘龍授鼎之夢又謂朝士中有推其宗派以
為裔出楚王元佐正統所在者指仲鴻也初欲自書

仲鴻名同臺張孝伯見之曰書其名則竄之矣凡阿
附宰相本冀官爵此入沉埋六院且二年心迹可察
卒不書其名慶元元年汝愚罷相仲鴻遷軍器監生
簿力丐外除知洋州朱熹聞其出曰信蜀士之多奇
也越三年起知嘉定府擢利路轉運判官數忤宣撫
副使吳曦曦言仲鴻老病朝命易他部未幾曦叛宣
撫司幕官薛紱訪仲鴻於果山仲鴻對之泣指案上
一編書示紱曰開禧丁卯正月游某死謂家人曰曦
逼吾死即填其自時宣撫大使程松已棄其師道仲
鴻以書勸成都帥瑒輔討賊輔不能用至是松至果

仲鴻謂綬曰宣威肯留則吾以積奉二萬緡犒兵護
宣威之成都松不顧而去總賦劉崇之繼至仲鴻遣
其子侶往見以告松者告之崇之復不聽未幾曦誅
叅政李璧奏除利路提點刑獄尋乞休致予祠而歸
遷中奉大夫嘉定八年卒年七十八劉光祖表其隧
道曰於平慶元黨人游公之墓紹定五年謚曰忠子
侶淳祐五年為右丞相自有傳

李祥字元德常州無錫人隆興元年進士為錢塘縣
主簿時姚憲尹臨安俾攝錄叅邏者以巧發為能每
事下有司必監視鍛鍊囚服乃已嘗誣告一武臣子

謗朝政鞠于獄祥不使邏者入門既而所告無實具
以白尹尹驚曰上命無實乎祥曰即坐譴自甘憲具
論如祥意上駭曰朕幾誤矣卿吾爭臣也遂賜憲出
身為諫大夫祥調濠州錄事叅軍安豐守臣冒占民
田訟屢攻而不決監司委祥卒歸之民未幾其人易
守濠以嫌換司理廬州守出改官奏留之不可主管
戶部架閣文字太學博士國子博士司農寺丞樞密
院編修官兼刑部郎官大宗正丞軍器少監言忝朝
蹟八年在外賢才不勝衆願更出迭入由臣始出提
舉淮東常平茶鹽淮西運判兩淮鐵錢比不定祥疏

乞官賜錢米銷濫惡者廢定城興國漢陽監更鑄紹
熙新錢從之淮人以安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國子
祭酒丞相趙汝愚以言去國祥上疏爭之曰頃壽皇
崩兩宮隔絕中外洵洵留正棄印亡去國命如髮汝
愚不畏滅族決策立陛下風塵不搖天下復安社稷
之臣也柰何無念功至意忽體貌常典使精忠巨節
怫鬱黯闇何以示後世除直龍圖閣湖南運副言者
劾罷之於是太學諸生楊宏中周端朝等六人上書
留之俱得罪主冲佑觀再請老以直龍圖閣致仕嘉
泰元年八月卒謚肅簡

王介字元石婺州金華人從朱熹呂祖謙遊
元年進士第廷對陳時弊大略言近者罷拾遺補闕
有遠諫之意小人唱為朋黨有厭薄道學之名上嘉
其直權在第三人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聽公事除
為國子錄事上疏言壽皇親學神宗授之陛下孝敬豈
可又闕乎又言婦事舅姑如事父母不可虧宮中之
禮不報孝宗崩介又力請上過宮執喪上疏言辭激
切人歎其忠寧宗即位介上疏言陛下即位未三月
策免宰相遷易臺諫悉出內批非治世事也宗寧大
觀間事出御批遂成此弊祈為相崇積內降

十數封還今宰相不敢封納臺諫不敢彈奏此豈可
 久之道遷太學博士時韓侂胄居中潛弄威福之柄
 猶未肆也而文墨論議之士陰附之以希進於是始
 無所憚矣侂胄始疑介前封事訖已且其弟仰曾嘗
 以舊識求自通介拒絕之侂胄怒益深添差通判紹
 興府尋知邵武軍會學棗起諫去夫姓魁劾介與衣
 變皆偽學之黨且前會前相汝愚主管台州崇道觀
 久之差知廣德軍侂胄之隸人蘇師旦怒介不通謁
 目為偽黨併及甲寅廷對之語以告侂胄有勸其自
 明者介曰吾髮已禿豈為鼠輩所使邪侂胄亦畏
 公議不敢發以外艱去免喪知饒州未赴召為秘書

郎遷度支部官師旦已建節介與同列謁政府遇之
 於庭各皆踰階而揖介不顧於是殿中侍御史徐棟
 劾介資淺立異奉祠除都大坑治侂胄誅朝廷更化
 介召還除侍左郎官兼右司太子舍人改兵部郎官
 國子司業太子侍講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
 官除國子祭酒會以不兩詔百官指陳闕失時宰相
 又彌遠以母喪起復介手疏歷論時政推本洪範脩
 恒賜若之盜謂羅日愿為變是下人謀上也修好增
 幣而金人猶觐望是夷人亂華也內批數出是左右

一政也諫官無故出省是小人間君子也嘗謂之僭
 一僭已足以致天變而況妻有之哉又言漢法天地
 降災策免丞相乞令彌遠終喪擇公正無私者置左
 右三已蔡秦之覆轍可以為戒接送伴全國賀生辰
 使還奏故事兩國通廟諱御名而本朝止通御名高
 宗至光宗皆傳名而不傳諱紹熙初黃裳嘗以為言
 而未及釐正願正典禮以尊宗廟除秘書監陸太子
 石諭德其在春宮篤意輔導每遇講讀因事親諫太
 手嘗欲索館中圖書卻而弗與及張燈設樂則諫止
 且乞遷祀汝家以正始絕令旨以士清獨言察人

日直以資見聞遷宗正少卿兼權中書舍人繼駁
 不避權貴張允濟以閤職為州鈐介謂此小事而用
 權臣例破祖宗制不可不封還詞頭丞相語介曰此
 中宮意介曰宰相而逢宮禁意向給舍而奉宰相風
 旨朝廷紀綱掃地矣居數日除起居舍人介奏宰相
 以私請不行而祗感福於宮禁權且下移誰敢以惡
 告陛下者乞歸老不許言本朝循唐入閣之制左右
 定不立前殿若御後殿則立於殿下何所聞見而脩
 起居注乎乞依歐陽脩三存規箴所請分立殿上夾
 部侍郎許奕以言事去國介奏曰陛下更化三年而

言事官去者五人倪思博伯成既去其後蔡幼學鄒
應龍相繼而出今許奕復踰前轍此五臣者四為給
事一為諫天元兩年之間盡聽其去或謂此皆宰相
意自言亦有大臣因給合論事而去之者是大臣謀
陛下也將恐成孤立之勢疏奏乞補外以右文殿修
撰知嘉興府歲餘升集英殿脩撰知襄陽府京西安
撫使徙知慶元府妻汾海制置使以疾奉祠嘉定六
年八月卒年五十六端平三年郡守趙汝談請于朝
特贈中大夫寶章閣待制謚忠簡子瑩自有傳

孫德之字正仲其先京兆人隋詠大夫遠裔

孫敬居於蜀遂為蜀州人德之以應舉擢慶元二年
外省第一為山南道掌書記召除國子正遷武學博
士與諸生論八陣之象本乎八卦皆動物也奇正之
變往來相生而不窮知此然後可以致勝遷編修摺
密院時兵燹有萌會赤霄見太陰犯權星未浹日內
北門鳩尾災延及三省六部詔求言德之奏離為火
為日為田胃坎為水為月為盜為隱伏故火失其性
赤氣見憂在甲兵水失其性太陰失度憂在隱伏因
䷖七事比日當今至切之患乃曰人火小變不足慮天
象之變臣竊危之他日又曰今敵未動而輕變祖宗

舊制命武臣帥邊以自遺患晉叛將唐藩鎮之禍基
於此矣時吳曦在西陲皇甫斌在襄漢郭倪李爽在
兩淮德之預以為慮除太常丞出知閬州會曦變託
跌足以避偽事平始赴閬擢本路提點刑獄制帥安
丙奏德之傲視君命不俟代者之來徑用觀察使印
領事詔降一官改潼川路轉運判官湖南路提刑改
湖北召為兵部郎官朝論有疑安丙意丞相史彌遠
首以問德之德之對曰蜀無安西朝廷無蜀矣人有
大功實不敢以私嫌廢公議忤時相意遂罷安丙深
感德之嘗謂人曰丙不知正仲正仲知丙丙負正中
正仲不負丙請昏於德之不許論者益稱德之
起知眉州監特奏名試得疾而卒德之大父耕性剛
介一朝棄官去莫知所終從父廉語德之曰吾昔至
臨安府有人言蜀有宋宮教者過浙江而去吾適越
求之則入四明矣德之渡浙江尋訪至雪竇真有蜀僧
言聞諸耆老云山後有爛平山有三居士焉其一宗
宣教也德之躋攀至爛平見丹竈置祠其上而歸
楊大全字渾甫眉之青神人乾道八年進士調溫江
尉攝邑有政聲紹熙三年召除監登聞鼓院光
宗以疾久不克省重華宮筵臣多論諫者太學生汪

安仁等二百餘人上書而龔日章等百餘人以投匭
 上書為緩必欲伏闕大全謂院以啓聞名寔明目達
 聰之地也今乃使人視為具又吾何顏以尸此職乃
 為書以諫力請過宮書上不報大全於是三上疏其
 略曰臣之志於憂君者不畏義死不榮幸生不以言
 而獲罪為耻而以言不聽從為耻自古諫之不效其
 大者身膏斧鑕其次亦流竄四裔其小者猶罷充終
 身未有若今日不勉於聽從亦不加於黜逐徒餌之
 以無所譴何之恩使皆饜言貴其養以消靡其風
 節平居此皆貪錄德茲之士則臨難必無死節死義之

自夏秋以來執政從官之死者皆不信

果然乎不然乎建康趙濟死武興吳挺死今尚不以
 為然則言有幾微於朕兆者可諫陛下乎萬一變起
 蕭牆禍生肘腋陛下必將以為不信坐受其危亡矣
 盜滿山東而高斯弄權二世不知也蠻寇成都而更
 奏捷明皇不知也此猶左右龍鬣爾今在朝之士
 忠以告而陛下不聽是陛下自墮蔽其聰明也
 間傳聞以為壽皇將幸越幸吳與此愛陛下
 泯其迹也陛下當亟圖所以解壽皇之憂
 報寧宗即位遷宗正寺主簿慶元元年易人

薄迂司農寺丞修高宗實錄充檢討官先是韓侂胄
用事私甚諫之選為已羽翼且欲得知名士借其望
以壓群言一時之好進者恨不預此選也會御史盧
位言乃薦大全者屬大全一往見且曰公朝見際日
夕下矣大全笑謝決不往明日遂丐外時實錄將上
矣二必推恩大全去不少待於是除知金州至姑蘇
以病卒

論曰王信口文學通政事汪大猷敦厚老成袁燮學
有所本吳景濂游仲鴻名在偽學觀李祥訟趙汝愚
公論藉是以立王介揚大全直道而行宋德之其知

之學者幾

列傳卷之九

百五十九

宋史

卷之九

甘真寫

傳卷第一百六十

宋史四百一

關漢卿言高麗國事書相國史領經書都總裁臣脫脫等

初

辛棄疾

何異

劉宰

劉瑜

柴中行

李孟傳

辛棄疾字幼安齊之歷城人少師蔡伯堅與党懷英
同學羸辛覺始並仕次以著懷英過坎因留事金京
疾得離遂决意南歸金主亮死中原豪傑並起取京
聚兵山東稱天平節度使節制山東河北忠義軍馬
棄疾爲學書詔即勸京决策南向僧義端者善談兵

宋史卷一百六十

棄疾問與之遊及在京軍中義端亦聚衆千餘說下
之使募京義端一夕竊印以逃京大悉欲殺棄疾棄
疾曰旬我三日期不獲就死未晚揣僧必以虛實齊
告金帥急進獲之義端曰我識君真相乃青兗也力
能殺人幸勿殺我棄疾斬其首歸報京益壯之紹興
三十二年京令棄疾奉表歸宋高宗勞師建康召見
嘉納之授承務郎天平節度掌書記併以節使印告
召京會張安國邵進已殺京降金棄疾還三海州與
衆謀曰我緣主帥來歸朝不期事變何以復命乃約
統制王世隆及忠義人馬全福等徑趨金營告國方

與金將酣飲即衆中縛之以歸金將進之不及獻俘
行在新安國於市仍授前官改差江陰僉判棄疾特
年二十三乾道四年通判建康府六年孝宗召對延
和殿時虞允文當國帝銳意恢復棄疾因論南北形
勢及三國晉漢人才持論勁直不為迎合作九議并
應問三篇美芹十論獻于朝言逆順之理消長之勢
技之長短地之要害甚備以講和方定議不行遷司
農寺主簿出知滁州州罹兵燹井邑凋殘棄疾寬征
薄賦招流散教民兵議屯田乃剏奠枕樓繁雄館辟
江東安撫司參議官留守葉衡雅重之衡入相力薦

棄疾慷慨有大畧召見遷倉部郎官提點江西刑獄
平劇盜賴文政有功加祕閣脩撰調京西轉運判官
差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撫遷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
以大理少卿召出為湖北轉運副使改湖南尋知潭
州兼湖南安撫盜連起湖湘無疾悉討平之遂奏疏
曰今朝廷清明比年李全賴文政陳子明李峒相繼
竊發皆能一呼嘯聚千百殺掠吏民死且不顧至煩
大兵翦滅良由州以趣辦財賦為急吏有殘民害物之
狀而州不敢問縣以並緣科斂為急更有殘民害物
之狀而縣不敢問田野之民郡以聚斂害之縣以科
率害之吏以乞取害之豪民以兼并害之盜賊以剽
奪官之民不為盜去將安之夫民為國本而貪吏迫
使為盜今年勸於明年刻盪譬之木焉日刻月削不
損則折欲望陛下深思致盜之由請求弭盜之術無
徒恃平盜之兵由飭州縣以惠養元元為意有違法
貪冒者使諸司各揚其職無徒按舉小吏以應故事
自為文過之地詔獎諭之又以湖南整帶二廣與溪
峒整齊接連草竊間作豈惟風俗頑悍抑武備空虛
所致乃復奏疏曰軍政之敝統率不一差出占破畧
無已時軍人則利於優閑窳坐奔走公門苟圖衣食

以訪教閱廢弛逃亡者不追冒名者不舉平居則姦
民無所忌憚緩急則率伍不堪征行至調大軍千里
討捕勝負未決傷威損重為言非細乞依廣東權鑿
荆南神勁福建左翼別別初一軍以湖南飛虎為名
止撥屬三才密院專聽師臣節制調度庶使夷獠知
有軍威望風懾服詔委以規畫迺度馬設營壘故基
起蓋若棚招步軍二十人馬軍五百人僦人在外戰
馬鐵甲皆備先以緡錢五萬於廣西買馬五百匹詔
廣西安撫司感帶買三十匹時樞府有不樂之者數
沮撓之棄疾行愈力卒不能奪經度費鉅萬計棄

善幹旋事皆立辨議者以聚斂聞降御前金字牌
日下住罷棄疾受而藏之出責監辦者期一月飛虎
營柵成遠坐軍制如期落成開陳本未繪圖繳進上
遂釋然時秋霖幾月所司言造瓦不易問須瓦幾何
曰二十萬棄疾曰勿憂令廂官自官舍神祠外應居
民家取溝匭瓦二不二日皆具僚屬歡伏軍成雄鎮
一方為江上諸軍之冠嘉右文殿修撰差知隆興府
兼江西安撫時江右大饑諸任青荒政始至榜通衢
曰閑糴者配疆糴者斬次令盡出公家官錢銀器召
官吏儒生商賈市民各舉有幹實者量借錢物遠其

責領運糶不取子錢期終月至城下發糶於是連檣
而至其直自減民賴以濟時信守謝源明之未掠取
幕屬不從棄疾曰均為赤子皆王民也即以來舟十
之三予信帝嘉之進一秩以言者落職久之主管冲
佑觀紹熙二年起福建提點刑獄召見遷大理少卿
加集英殿脩撰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棄疾為憲時
嘗攝帥每歎曰福州前枕大海為賊之淵上四郡民
頑獷易亂帥臣空竭急緩柰何至是務為鎮靜未期
歲積鏹至五十萬緡榜曰備安庫謂閩中士族民稠
嚴儉則糶于廣今平連稔宗室及軍人入倉請米出

即糶之候私買賤以備安錢糶二萬石則有備無患
矣又欲造萬鎰括強壯補軍額嚴訓練則盜賊可以
無虞事未行臺臣王閻劾其用錢如泥沙殺人如草
芥旦夕望端坐開王殿遂丐祠歸慶元元年落職四
年復主管冲佑觀久之起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
四年寧宗召見言鹽法加實護閣待制提舉佑神觀
奉朝請尋差知鎮江府賜金帶生綬舉朝議大夫
提舉冲佑觀差知紹興府兩浙東路生無任辭免進
實文閣待制又進龍圖閣知江陵府公起行在奏事
試兵部侍郎辭免進樞密都承旨未幾而卒賜對

衣金帶守龍圖閣待制致仕特贈四官棄疾嘉慶而
 氣節識技笑俊所交多海內知名士嘗技紹興間詔
 書曰使此詔出於紹興之前可以無事備之大甲使
 此詔行於隆興之後可以卒不世之大功今此詔與
 讎敵俱存也悲夫人服其誓切帥長沙時士人或懇
 考試官溫平第十七名春秋卷棄疾察之信然索亞
 榜春秋卷兩場之啓名則趙鼎也棄疾怒曰佐國元
 勲忠簡一人胡為又一趙鼎擲之地次閱禮記卷棄
 疾曰觀其議論必豪傑士也此不可失啓之乃道方
 也嘗謂人生在動當以力田為先北方之人養生之

具不求於人是以無甚富甚貧之家南方多未作以
 病農而兼并之患興貧富斯不侔矣故以稼名軒為
 大理卿時同僚吳文如死無棺飲棄疾歎曰身為列
 卿而貧若此是廉介之士也既厚賻之復言于執政
 詔賜銀絹棄疾嘗同朱熹遊武夷山賦九曲確歌熹
 書克已復禮夙興夜寐題其二齋室熹吟偽學禁方
 巖門生故舊至無送葬者棄疾為文送哭之曰所不
 朽者垂萬世名孰謂公死稟稟猶生稟稟善長起
 句悲壯激烈有稼軒集行世紹定六年贈光祿大夫
 咸淳間史館校勘謝枋得過棄疾墓亭贈合石一疾

大乎于堂上若鳴其不平自昏暮至三鼓不絕聲訪
得秉燭作文旦旦答之文成而聲始息德祐初初得
請于朝加贈少師謚忠敏

何異字同叔撫州崇仁人紹興二十四年進士調石
城主簿歷兩任知萍鄉縣丞相周必大參政留正以
院轄擬異孝宗問有無列薦正等以萍鄉政績對延
遷國子監主簿遷丞轉對所言帝喜之曰君臣一體
初不在事形迹有所見聞於銀臺司繳奏權監察御
史異奏與丞相留正舊同官不敢供職御札不許引
嫌遂拜命遷右正言時光宗憇于定省異入疏諫不

報約臺官聯名言姦人離間父子當明正典刑語極
峻又不報旬外授湖南轉運判官偶攝帥事長蠻侵
擾邵陽異募山丁捕首亂者六捕來矢以衆來降尋為
浙西提點刑獄以太常少卿召改秘書監兼實錄院
檢討官權禮部侍郎太常寺太廟芝草生韓侂胄率
百官觀焉異謂其色白慮生兵妖侂胄不悅又以劉
光祖於異交密言者遂以異在言路不彈丞相留正
及受趙汝愚薦劾罷之文乃予祠起知夔州兼本路
安撫異以夔民土狹食少同轉運司糴米椿積立循
環通濟倉七月丙戌西北有星白芒墜地其聲如雷

異曰成日酉時火土交會而妖星自東南衝西北化為天狗蜀其將有兵乎勾祠以寶謨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後四年吳曦果起知潭州乞開予祠者再嘉定元年召為刑部侍郎五月不雨異上封事言近日號令或從中出而執政不得與聞其事臺諫不得盡行其言陛下閔念饑民藥病殞死遐荒僻嶠安得實惠多方稱提不如縮法上楮弊阜通商米不如稍寬關市之征明年權工部尚書告老抗章言近臣求去類成虛文中外相觀指為禮數無以為風俗廉耻之勸以寶章閣直學士知白小州從所乞予祠進寶章

閣學士韓一官致仕卒年八十有一異高自稱

詩名所著月湖詩集行世

劉宰字平國金壇人既冠入鄉校卓然不苟於去就取舍紹熙元年舉進士調江陵尉江陵巫風為盛宰下令保伍互相糾察往往改業為農歲旱帥守命振荒邑境多所全活有持妖術號真武法穿雲子寶華王考者禁絕之書其生石曰毋輕出文引毋輕事董楚舉事出郊與吏卒同跡食水飲去官惟藏主簿趙師秀酬倡詩而已調真州司法詔仕者非偽學不讀周傳順程頤等書才得考試宰喟然曰平生所學

者何首可斷此狀不可得卒弗與檢妻與今有殺人
 獄真謂禱于靈祠以殺一人刃起三羅乃殺三人是
 神實教我也為請之州毀其廟前自以狗雜邑有租
 牛縣境者租戶於主有連姻因喪會竊券而逃宅曰
 主之子征其租則曰牛舊久矣子累年訟于官無券
 可質官又以異縣置不問至是懇于宰宰曰牛失十
 載安得一旦復之迺召二勾者勞而語之故託以亡
 事繫獄鞠之勾者自詭盜牛以賣遣詣其所驗視租
 戶曰吾牛因某氏所租勾者辭益力因出券示之相
 持以來盜券者無然為歸牛與租富室亡金釵惟一

僕婦在置之有司咸以為究命各持一蘆曰非
 若詰朝蘆當自若果盜則長於今二寸明旦視之一
 自若一去其蘆二寸矣即訊之果伏其罪有姑媳婦
 不養者二召一婦并姑置一室或詢其婦而不及姑
 徐伺之一婦每以已饑饋姑姑捕呵之其一反之如
 是累日遂得其情父喪免至京韓侂胄方謀用兵宰
 啓鄧友龍辭叔似極言輕挑兵端為國添害迄如其
 言為浙東倉司幹官職事修舉亟引去默觀特變頌
 不樂仕尋告歸蓋南岳廟江淮制置使黃度辟之入
 幕宰辭曰君命召不往今制可出耶嘉定四年堂審

召命且再下不至時相亦屢調執政從官貽書疏舉
 宰峻辭以絕俄題方功曆示決不復仕理宗初即位
 以為籍田令屢辭改添差通判建康府又辭乞致仕
 乃以直秘閣主管仙都觀拜致秩于祠之命辭秘閣
 不允端平元年升直寶謨閣祠如故且盡還磨勘歲
 月未幾遷太常丞郡守以朝命趣行不得已勉就道
 至吳門拜疏徑歸一時譽望收召略盡所不能致者
 率與崔與之耳帝側席以問侍御史王遂且俾宣撫
 遷將作少監又以直敷文閣知寧國府皆不拜遂直
 顯謨閣主管王局觀帝猶欲與宰一來也召疾以訖不
 為起尋卒鄉人罷市走送柩相屬者五十里人人
 哭其私親宰剛大正直以敏仁恕施惠鄉邦其烈實
 多置義倉創義校三為粥以與饑者自冬徂夏日食
 凡萬餘人薪粟衣藥藥餌棺衾之須靡謂不獲其無
 田可耕畧無廬可居其之子女長矣而未婚嫁皆汲
 汲經理如已實任其責橋有病涉路有險阻雖巨役
 必捐貲先倡而趨其事宰生理素薄見義必為既竭
 其力蓄貲資以繼之無倦若定折麥錢領更縣斗斛
 如制毀淫祠八十四所凡可以白于有司利於鄉人
 者無不為也宰隱居三十年平生無嗜好惟嘗廡所

不讀既竭日力猶坐以待雖博考訓注而自得之為
貴有漫塘文集語錄行世

劉燭字晦伯建陽人與弟韜仲受學于朱熹呂祖謙
乾道八年舉進士調山陰主簿燭正版籍吏不容姦
調饒州錄事通判黃奕將以事汙燭而已自以職抵
罪去郡大坑治馭其閩遺骸暴露議用浮屠法葬之
水火燭貽書曰使死者有知禍亦慘矣請擇高阜為
叢冢以葬調連城令罷添給錢及綱運例錢免上供
銀錢及綱本二稅甲葉鈔益軍期米等錢大脩學校
乞行經界改知閩縣治以清簡庶無滯訟興利去害

知無不為差通判潭州未上丁父憂偽學禁興燭從
熹武夷山講道讀書怡然自適築雲莊山房為終老
隱居之計調贛州坑冶司主管文字差知德慶府大
脩學校奏便民五事又奏罷兩縣無名租錢糾集武
勇民兵入奏言前者北伐之役執事者不度事勢貽
陛下憂今雖從和議願益恐懼脩省必開言路以廣
忠益必振公道以進人才必飭邊備以防敵患提舉
廣東常平令守臣歲以一半易薪春末支及冬復償
存其半以備緩急逋欠亭戶錢十萬轉運司五萬燭
以公使公用二庫贏錢補之奏義倉之敝客丁錢之

敝小官奉給之敝舉留守令之敝吏商之敝召入奏
事首論公道明則人心自一朝廷自尊雖危可安也
公道廢則人心自二朝廷自輕雖安易危也帝嘉獎
遷尚左郎官請節內外冗費以收褚幣轉對言願於
經筵講讀大臣奏對反復問難以求義理之當否與
政事之得失則聖學進而治道隆矣乞收拾人才及
修明軍政遷浙西提點刑獄巡按不避寒暑多所平
反有殺人而匿權家者吏弗敢捕燼竟獲之遷國子
司業言於丞相史彌遠請以熹所著論語中庸大學
孟子之說以備勸講正君定國慰天下學士大夫之

心奏言宋興六經微旨孔孟遺言發明於千載之後
以事父則孝以事君則忠而世之所謂道學也慶元
以來權佞當國惡人議已指道為偽屏其人禁其書
學者無所依鄉義利不明趨向汚下人欲橫流廉耻
日喪追惟前日禁絕道學之事不得不任其咎望其
既仕之後職業修名節立不可得也乞罷偽學之詔
息邪說正人心宗社之福又請以熹白鹿洞規頒示
太學取熹四書集註刊行之又言浙西根本之地宜
詔長吏監司禁戢強暴撫柔善良務儲積以備凶荒禁
耕斂以紓民力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接

伴金使于盱眙軍還言兩淮之地藩蔽江南干戈盜賊之後宜加經理必於招集流散之中就為足食足兵之計臣觀淮東其地平博膏腴有陂澤水泉之利而荒蕪實多其民勁悍勇敢習邊鄙戰鬪之事而安集者少誠能經畫郊野招集散亡約頃畝以授田使毋廣占拋荒之患列溝洫以儲水且備戎馬馳突之虞為之具田器貸種糧相其險易聚為室廬使相保護聯以什伍教以擊刺使相糾率或鄉為一團里為一隊建其長立其副平居則耕有警則守有餘力則戰帝嘉納之進國子祭酒兼侍郎封建陽縣侯

敵兼權兵部侍郎改兼權刑部侍郎封建陽縣侯

男賜食邑權刑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兼太子左諭德

升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時廷臣爭務容默有論事稍切者衆輒指以為異煇奏願明詔大臣崇獎忠謹以作士氣深戒諛佞以肅兵僚乞擇州縣獄官冬雷上恐懼煇奏邊遠監司以若察貪吏為先訪求民瘼有澤未下流令未便民者悉以實上變而通之則民心悅而天意解矣又請擇沿邊諸將兼工部侍郎委乞使沿邊之民各自什伍教閱于鄉有急則相救援無事則耕稼自若軍政隱然富於四里之間此非

止一時之利也請城沿邊州郡罷遣賀正使試刑部
侍郎兼職依舊賜對衣金帶辭不允兩請致仕不允
奏絕金人歲幣寔制置司於歷陽以獲兩淮夏旱應
詔上封事曰言語方壘而導之使言人心方鬱而疏
之使通上既開不諱之門下必有盡言之士指陳政
事之闕失明言朝廷之是非或者以為好名要譽而
陛下聽之則苦言之樂至言之實陛下棄之而不恤
矣甘言之疾華言之腴陛下受之而不覺矣乞罷瑞
慶聖節謝絕金使遣封子爵權工部尚書賜衣帶鞞
馬姜太子右庶子仍兼左諭德每講讀經史所陳
聲色嗜欲之戒輒懇切再三敷陳之道讀詩之說
事戴溪讀之為之吐舌卒贈光祿大夫官其後賜謚
文簡所著有奏議史藁經筵故事東宮詩解禮記解
講堂故事靈莊外稟

柴中行字與之餘于人紹熙元年進士授撫州軍事
推官權臣韓侂胄禁道學校文轉運司移檄令自言
非偽學中行奮筆曰自幼讀程頤書以收科第如以
為偽不願考校調江州學教授母喪竟廣西轉運司
辟為幹官帥將薦之使其客嘗中行中行正色曰身
為天帥而稱人為恩主恩相心竊耻之毋汙我攝貽

州郡事竭丁錢減苗斛賑饑廣轉運司委中行代行
部由桂林屬邑歷柳象賓入邑管問民疾苦先行而
後聞捐鹽息以惠遠民嘉定初差主營尚書吏部架
閣文字遷太學正升傳之轉對首論三威奪而國勢
亟次論立大夫審庶隅之骨鯁宜養天下剛毅果敢
之氣末論權臣用事包首成風今舊習猶在宜舉行
先朝痛繩職吏之法謂太學風化首童子料覆試曹
子舍選有純弊者中行力言于長守法無秋毫私遷
太常主簿轉軍器監丞出知光州嚴保任精閱習增
關屯田城濠管器械模糧一百爾具備治行爲佳右
兵宜如蛇勢首尾相應首寇合兵六八則鄰道援之
分兵輕襲則鄰郡援之縱兵既多雖危不敗又言在
襄土豪丁壯往者用五頃實效力者朝廷各賞其
宜亟加收拾亦可激昂得其死力遷西京轉運使兼
提點刑獄中行謂襄陽乃自古必爭之地脩禦尤宜
周密時任遠寄者政令苛苛日夜與民爭利中行諷
之不聽天方旱盡捐稅并征官點務吏甘樹隨至
言取鹽鈔竄過重課日增入中日寡鈔日墜中行揭
示通衢一錢不增商賈大集以且知襄陽蕪京

三百九十八
宋史列傳卷一百一十五

西帥仍領漕事江陵戎司按也襄州兵政又弛中行
白于朝考覈軍實舊額二萬二千一存者總半亟招
補虛籍自是朝廷以節制之權歸帥司重効卒瑛不
法以懲貪守明扈再與有功以厲宿將二閔朝廷下
閔制閔遷江東轉運司判官旋改湖甯提點刑獄豪
家習殺人或收養亡命橫行江湖一總以云華亭今
舍堂法縱及疏薦之中笑曰此致斷吾按章也卒
發其辜入為吏部郎官以立志慈迪君心言好進
同好斯士大夫風俗三激選曹法大壞史緣為
行遇事持正不為勢屈古是銓綜平允權宗正以

上疏謂陛下初政則以剛德立治本更化則以剛德
除權姦今者顧乃垂拱仰成安於無為夫剛德實入
主之大權不可以久出而不收覆轍在前良可鑒也
又曰朝廷用人外示濟洪而陰掩其迹內用牢籠而
微見其機觀德雖美實無以大服天下之心曩者更
化元氣復挽回矣比年欲求安靜頗厭人言於是臣
下納說非觀望則希合非回緩則畏避而面折廷諍
之風未之多見此任事大臣之責也兼國史編修實
錄檢討孟春大雨震雷電交作邊烽告急至失地
喪師淮甸震洶中行亟奏內外二失朝廷十憂大要

嘉靖丁巳年 宋史何傳卷三百六 十六 監生戴思宗刊

言今日之事人主盡委天下以任一相一相盡以天下謀之三數腹心而舉朝之士相視以目噤不敢言甚至邊庭申請久不即報脫有闕誤咎當誰執調祕書監崇政殿說書極論往年以道學為偽學者欲加遠竄杜絕言語使忠義士箝口結舌天下之氣豈堪再沮壞如此耶又謂欲結人心莫若去貪吏欲去貪吏莫若清朝廷大臣法則小臣庶在高位者以身率下則州縣小吏何恃而敢為又論內治外患辨君子小人大略謂執政侍從臺諫給舍之選與三衙京尹之除皆朝廷大綱所在故其人必出人主之親擢則

擢不下移今或私謁或請見或數月之前先定或舉朝之人不識附會者進爭為妾婦之道則天下國家之利害安危非惟已不敢言亦且併絕人言矣大臣為附會之說所誤邊境之臣實道者掩以為誣真怯者譽以為勇金帛滿前是非交亂以救廟堂以欺陛下願明詔大臣絕私意布公道進秘閣修撰知贛州治盜有方境內清肅凶祠得請以言罷理宗即位以右文殿修撰主管南京鴻慶宮賜金幣卒所著有易繫集傳書集傳詩講義論語童蒙說

李孟傳字文授資政殿學士光孝子也光諱嶺海孟

傳才六歲奉母居鄉刻志于學賀允中拾遺著書之
 而曾幾妻以其孫龍大淵熙為浙東總管知孟傳為
 名門子解后必就語孟傳正色辭之幹辦江東提刑
 司易浙東常平司母喪免調江山縣及棄去監南岳
 廟行在編估局未上改楚州司戶參軍單車赴官公
 退閑云讀易郡守部使者不敢待以屬吏徐積墓在
 境內燕沒既久加葺之修復陳公塘有灌溉之利知
 象山縣守薦為邑最從官多合薦之主管官告院與
 同列上封事請詰北宮又移書宰相遷將作巖主簿

丞相趙汝愚初嘗國適大侵遣孟傳按視汝愚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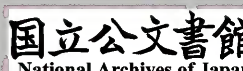
起而孟傳奉使無失指面對言比以使事往返四十
 里所過民生困窮衣食不贍國之安危以民為本今
 根本既虛形勢俱見保邦之慮宜勤聖念時韓侂胄
 連逐留正及汝愚太府簿吳埒與訛胄有連姻因言
 臺諫將論朱熹孟傳奮然曰如此則士大夫爭之罪
 獲且不避妻考功即復因對言國家長育人才猶天
 地之於菑物滋液滲漉待其既成而後足以供大厦
 之用今士大夫皆有苟進之心治功未溥功能尚薄
 而意以馳騫於臺閣不稍有以扶持正諫之其欲將

甚又言武舉及軍士比武專取其力臨敵難以必勝
 唐世取人由步射弓弩以至馬射各以其中之多寡
 為等級宜未取行之韓侂胄與孟傳故掌致侂胄意
 孟傳謝曰行年六十去意已決侂胄慙而退請外知
 江州獄訟止息侂胄不悅內歸復知慶州遷廣西提
 點刑獄改江東提舉常平移福建詔入對首論用人
 宜先氣節後才能益招徠忠謹以扶正論故人有在
 政府者折簡問勞動甚孟傳逆知其意即謝曰孤蹤
 久不造朝獲一望清光而去幸矣對畢即出關至闕

大發發廣勸分民無流等侂胄誅能遷提點刑獄後

江東又辭丞相史彌遠其新故也人謂其

卒歸使節角巾還第再奉祠以倉部郎召辭遷浙
 東提點刑獄未數月申前請章再上加重直秘閣移江
 東不赴主管明道宮進直寶謨閣致仕卒年八十四
 常誡其子孫曰安身莫若無競修己莫若自保守道
 則福至求祿則辱來有磐溪集宏詞類彙左氏說續
 史雜志記善記異等書行世
 論曰古之君子出處不齊同歸于是而已辛棄疾知
 大義而歸來何異篤實君子而切諫光宗朝重華官
 禁中行宦不校臨川之試終不肯自言非程頤偽學



月為表章永熹四書以備勸講衛道之功莫大焉李
立不愧其父至於劉宰飄然遠引屢徵不起
飛冥冥者耶

此處文字模糊，似有「...」等字，難以辨認。

外傳卷第一百六十一 不史四百一

開府儀同三司在國... 魏... 魏... 魏...

魏

陳敏 張詔 畢善遇 安丙

楊巨源 李好義

陳敏字元功穎之石城人父皓有才武建炎中以破
穎賊李仁功補官至承信郎敏身長六尺餘精騎射
積官至忠靖郎以楊存中薦擢開門祇候特開地多
寇殿司兵往戍率不習水陸是延嘉三十一六月
翼軍以敏為統制漳州駐劄敏英諸郡受害元十有

三百七十八
三處悉分兵扼之盜殺輒獲頭州齊述據城叛需聚
數萬將棄城南寇敏聞之曰賴兵精勳善走險若朝
廷發兵未至萬一奔衝江湖間廣駭動矣不俟命領
所部馳七日徑抵頓圍其城路月朝廷命李耕以諸
路兵至破之累功授右武大夫封武功縣男領興州
刺史召赴闕高宗見其狀貌魁岸除破敵軍統制尋
丁母憂詔起復以所部駐太平州紹興三十一年金
主亮來攻成閔為京湖路招討使以敏軍諒之并為
司統制軍于荆漢間敏說閔曰金人精騎悉在淮亦
都必無守備若由陳蔡徑擣大梁潰其腹心此

淮之術也不聽從閔還駐廣陵時金兵尚未渡淮敏
又說民邀其歸師復不聽敏遂移疾歸姑孰孝宗即
位張浚宣撫江淮敏為神勁軍統制浚視師改都
督府武鋒軍都統制朝廷遣李顯忠北伐浚欲以敏
偕行敏曰盛夏興師非時且金人重兵皆在大梁我
客彼主勝負之勢先形矣願少緩浚不聽令敏屯盱
眙顯忠至符離果失律敏遂入泗州守之金人議和
詔敏退守滁陽敏請於朝謂滁非受敵之所故成高
郵兼知軍事與金人戰射陽湖敗之獲其舟追至沛
城復敗之乾道元年遷宣州觀察使召除主管侍衛

四百八十八
步軍司公事居歲餘敏抗言曰久任周盧無以効鷹
犬况敵情多詐和不足恃今兩淮無備臣乞以故部
之兵再戍高郵仍請更築其城乃落常階除光州觀
察使分武鋒為四軍升敏為都統制兼知高郵軍事
仍賜築城屯田之費敏至郡板築高厚皆增舊制自
寶應至高郵按其舊作石礎十二所自是運河通泄
無衝突患四年北界人侍旺叛于漣水軍密款本朝
稱結約山東十二州豪傑起義以復中原上以問敏
敏曰旺欲假吾國威以行劫爾必不能成事願勿聽
適屯田統領官與旺交通旺敗金有間言上知非敏
罪乃召敏為左驍衛上將軍言事者議欲戍守清河
口敏言金兵每出清河必遣八馬先自上流潛渡今
欲必守其地宜先修楚州城池蓋楚州為南北襟喉
彼此必爭之地長淮一千餘里河道通北方者五清
汴渦潁蔡是也通南方以入江者惟楚州運河耳北
人舟艦自五河而下將謀渡江非得楚州運河無緣
自達昔周世宗自楚州北神堰葺老鵝河通戰艦以
入大江南唐遂失兩淮之地由此言之楚州實為兩
朝司命願朝廷留意及是再出守高郵乃詔與楚州
守臣左祐同城楚州祐卒遂移守楚州地使過者觀

四百八
其雉堞堅新號銀鑄城以歸正人二百家送歸降授
忠州團練使罷為福建路總管改江西路總管贛州
駐劄月餘朝廷命往福州揀軍又命還豫章教閱江
西團結諸郡人馬俄提舉佑神觀仍奉朝請繼復新
州防禦使再除武鋒軍都統制兼知楚州復光州觀
察使以疾卒特贈慶遠軍承宣使

張詔字君卿成州人少隸張俊帳下積功守和州嘗
被旨介聘一日金人持所繪祐獻二陵像至館中皆
北地服詔向之再拜館者問之荅曰詔雖不識其人
但龍鳳之姿天日之表疑非北朝祖宗也敢不拜孝

宗聞而喜之由是驟用紹熙五年除興州都統制兼
知興州代吳玘慶元二年趙彥逾帥蜀以關外出興
元彥遂急恐失事玘復請分東西為二帥詔遂兼西
路文撫司公事先是趙汝愚為從官時彥奏吳玘世
掌要兵非國家之利請以張詔代領武興之軍蓋汝
愚之意欲以吳玘為文臣帥以杜他日種兵之漸而
未及行也汝愚既知樞密院力辭不拜白於光宗曰
若武興朝除帥則臣夕拜命上許之乃以詔為成州
團練使興州諸軍都統制詔在興州甚得士心六年
卒郭杲代之

畢再遇字德卿兗州人也父進是炎間從岳飛護衛
八陵轉戰江淮間積階至武義大夫再遇以恩補官
隸侍行馬司武藝絕人挽弓至二石七斗背挽一石
八斗步射二石馬射一石五斗孝宗召見大悅賜戰
袍金錢開禧二年下詔北伐以殿帥郭玘招撫山東
京東遣再遇與統制陳孝慶取泗州再遇請還新刺
敢死軍為前鋒玘以八十七人付之招撫司玘日進
兵金人聞之閉權場塞城門為備再遇曰敵已知吾
濟師之日矣兵以奇勝當先一日出其不意孝慶從
之再遇發食士卒激以忠義進兵薄泗州泗有東西兩

城再遇令陳戈旗舟楫於石西下如欲攻西城者乃
自以麾下兵從陟山徑趨東城西南角先登殺敵數百
金人大潰守城者開北門遁西城猶堅守再遇立大
將旗呼曰大宋畢將軍在北爾等中原遺民也可速
降旋有淮平知縣縋城而下乞降於是兩城皆定郭
侃來饗士出御寶刺史牙牌以再遇辭曰國家河南
八十有一州今下泗兩城即得一刺史繼此何以賞
之且招撫得朝廷幾牙牌來由四辭不受尋除環衛官
倪調李汝翼郭倬取宿州復建寧孝慶等繼之命再遇
以四百八十騎為先鋒取徐州至虹遇郭李兵震創

旋問之則曰宿州城下大水我師不利統制田俊邁已為敵擒矣再遇督兵疾過次靈壁遇孝慶駐兵于鳳凰山將引還再遇曰宿州賊不捷然兵家勝負不常言宜還自挫吾拳招撫命以徐州假道於此寧死靈壁北門外不死南門外也公倪以書抵孝慶令班師再遇曰郭李軍潰賊必追咄咄吾當自禦之金果以五千餘騎分兩道來再遇令死二十人守靈壁北門自領兵衝敵陣金人見其呼曰畢將軍來也遂道再遇手揮雙刀絕水追擊之敵斃甚衆甲裳盡赤遂北三十里金將有持雙鐵簡者馬而前再遇以左刀

格其簡右刀斫其脇金將墮馬死諸軍發靈壁再遇獨留未動度軍行一十餘里乃火靈壁諸將問夜不火火今日何也再遇曰夜則恐見虛實晝則煙埃莫覩彼已敗不敢迫諸軍乃可安行無虞汝輩安知兵易進而難退耶還泗州以功第一自武節郎超授武功大夫除左驍衛將軍於是丘密代鄧友龍為宣撫使徽倪還惟揚尋棄泗州命再遇還盱眙遂知盱眙軍尋改鎮江中軍統制兼守如故以鳳凰山功授三州刺史其冬金人以騎步數萬戰船五百餘艘渡淮泊楚州淮陰開宣撫司檄再遇援楚遣改政張宣代

之再遇既去盱眙政等驚潰金人入盱眙再遇復定
盱眙除鎮江副都統制金兵七萬在楚州城下三千
守淮陰糧又載糧三千艘泊大清河再遇謀知之曰
敵衆十倍難以力勝可計破也乃遣統領許俊間道
趨淮陰夜二鼓銜枚至敵營火燒入伏糧軍間
五十餘所聞哨聲舉火敵驚擾奔竄生擒烏古倫師
勒蒲察兀奴等二十三人金人後自黃狗灘渡淮過
口成將望風遁濠滁相繼失守又破安豐再遇謂諸
將曰楚城堅兵多蓄糧早已慮獨淮西耳六合
最要害彼必并力攻之乃引兵赴六合會命節制淮

東軍馬金人至竹鎮距六合二十五里再遇登城偃
旗鼓伏兵南土門列弩手土城上敵方臨濠衆奮俱
發宋師出戰聞鼓聲城上旗幟並舉金人驚馬遁追擊
大敗之金萬戶完顏蒲辣都十戶泥龐古等以十萬
騎駐成家橋馬鞍山進兵圍城數重欲燒垣不決壕
水再遇令勁弩射退之既而統石烈都統合兵進攻
益急城中矢盡再遇令人張青蓋在城上金人意
其主兵官也爭射之頃曳矢集樓端如蟬獲矢二十
餘萬統石烈引兵退已乃盡竭兵環城四面營帳日
三十里再遇令臨門作樂以示開暇而間出奇兵擊

之敵晝夜不得休乃引退無遇料其且復來乃自提
兵奪城東野新橋出敵之營金人遂遁去至滁大
雨雪乃旋獲騾馬一千五百三十一鞍六百衣甲旗
幟稱是授忠州團練使三年除鎮江都統制兼權山
東京東招撫司事還至揚州除驍衛大將軍金園楚
州已三月列屯六十餘里再遇遣將分道扼擊軍聲
大振楚圍解兼知揚州淮東安撫使揚州有北軍二
千五百人再遇請分隸建康鎮江軍每隊不過數人
使不得為變更造輕甲長不過膝披不過肘兜鍪亦
殺重為輕馬甲易以皮車牌易以木而設轉軸其下
使一人之力可推可擊務便捷不使重遲敢死一軍
本烏合亡命再遇能駕馭得其用陳世雄許俊等皆
再遇所薦張從雄恃勇桀驁再遇狀其罪于朝命以
軍法戮之諸將懾服嘉定元年除左驍衛上將軍和
好成累疏乞歸由聖賜詔不允除保康軍承宣使降
詔獎諭尋命再遇提舉信神觀六年提舉太平
興國宮十年以武信軍節度使致仕卒年七十贈太
尉累贈太師謚忠毅再遇後再遇傑早以奉力聞屬
時寢兵無所自見一曰再遇之請將也風奔嗣再遇
威聲始著遂為名將云

四百个
安丙字子文廣安人淳熙間進士調大足縣三簿秩
滿詣闕陳蜀利病十五事言皆剴切丁外艱服除辟
利西安撫司幹辦公事調白水丞吳玘為帥知其才
邀致之改秩知新繁縣丁內艱服除知小渡縣通判
隆慶府嘉泰三年郡大水丙白守張鼎發常平粟振
之尋又鑿石徙溪自是無水患知大安軍歲旱民艱
食丙以家財即下流糴米數萬石以振事聞詔加一
秩開禧二年邊事方興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吳曦副
之丙陳十可憂於松繼而松開府漢中道三泉夜延
丙議丙又為松言曦必誤國松不省蓋丙嘗為其父

客素知曦既而曦奏丙為隨軍轉運司居河池時梁
洋義士方襲取和尚原旋為金人所奪守將棄甲而
走十一月戊子金人攻湫池堡破天水緜西河入成
州師潰曦羞不問金人肆掠關外四州如踐虛邑軍
民莫知死所曦已塔遣其客姚淮源交金人至是曦
還興州劉丙名聞已而檄還武興十二月丙與金人
持其詔及金印至置口曦密受之宣言使者欲得四
州以和馳書諷松去於酉曦受金詔稱蜀王榜諭四
川二年正月甲午曦偕號建官稱臣於金以其月為
元年改興州為興德府以丙為中大夫丞相長史權

行都省事先是從事即錢鞏之從曦在河池嘗夢曦
禱神祠以銀杯為瑛擲之神起立謂曦曰公何疑公
何疑彼政事已分付安手文矣曦未省神又曰安手
文有才是能辦此輩之覺心真其事具以語曦事既
熾丙不得脫度徒死無益陽與而陰圖之遂與楊巨
源李好義等謀誅曦語見巨源好義傳徐景望在利
州逐土人擅財賦丙遣弟煥往約諸將相與拊定父
景望伏誅軍民無敢譴者於是傳檄諸道按堵如故
曦僭位凡四十一日三月戊寅陳曦所以反及矯制
平賊便宜賞功狀自劾待罪函曦有緣違制法物與

曦所受金人詔印及所匿庚牌附驛朝廷初聞變莫
知所為韓侂胄與曦書亦謂嗣頒茅土之封亟召知
鎮江府宇文紹節問之紹節曰安丙非附逆者必能
討賊於是密降帛書曰安丙素推才具有志事功今
聞曦謀不軌爾為所脅諒以凶焰方張恐重為蜀禍
故權且從之爾豈一日忘君父者如能圖曦報國以
明本心即當不次推賞雖二府之崇亦無所吝更宜
審度機便務在成事以副委屬之意帛書未至露布
已聞上下動色交慶辛丑加丙端明殿學士中大夫
知興州安撫使兼四川宣撫副使詔獎諭恩數視執

政如帛書旨也時都統孫忠銳由鳳州進攻大散關不克統領強德等出奇道由松林堡破金砦四月癸丑克之忠銳貪功吝財賞罰迷繆大失軍心且速還鳳州以關鑰付虜將陳顯癸酉大散關復陷巨源自請收復丙遣朱邦寧佐之丙深惡忠銳檄赴司議事欲廢之巨源至鳳斬忠銳及其子揆丙遂以忠銳附偽進表之罪聞于朝先是以誅曦功巨源補朝奉郎與通判差遣巨源遣其親校傅檜功于朝語見巨源傳於是丙拜䟽旬間至是金人揭示境上得丙首者與銀絹二萬匹兩即授四川宣撫時方議和丙獨

戒飭將士恟疑虛喝以攻為守威聲甚著詔以蜀平遣吳玠撫諭四川時沿邊關隘悉為金毀丙遣時相書謂西和一面已脩仇池聚糧積芻使軍民可守若敵至則堅壁不戰彼欲攻則不可欲越則不敢若西和可守成州之境自不敢犯成州黑谷南谷亦皆頓重兵天水雖不可守單天水十里所見創白環堡與西和相為犄角又增堡鷄頭山咸以民卒守之及備黃牛堡築興趙原屯千餘人鳳州秋防原尤為險絕紹興初州治于此宣撫吳玠嘗作家計若前即馬領堡正扼鳳州之後凡此數堡既堅金人決不敢近而

河池殺金平魚關皆大軍屯聚其他徑路雖開之裏
如大安亦陰招民卒授以器械為掩擊之備矣文云
見於關表廣結義士月給以糧俾各保田廬墳墓遠
事定則係之尺籍而勸之耕庶可經久以丙所見直
為守計則精選五萬人亦為有餘好義守西和謂四
州兵後民不聊生請蠲紐以惠創痍丙請于朝又以
沔州都統司所統十軍權太重故自吳璘至挺曦皆
有尾大不掉之憂乃請分置副都統制各不相隸以
前右中左後五軍隸都統司踏白摧鋒選鋒策鋒遊
奕五軍隸副司詔皆從之時方言孺使還金人如意
未決且欲得首議興師之人侂冑大怒上手書賜丙
謂金人必再至當激勵將士戮力赴功侂冑既誅賜
丙金器百二十兩細幣二十四匹進資政殿學士和議
成還大散隔牙關丙分遣僚吏經量洋沔興元大安
民田別定租稅石丞相彌遠起復丙移書曰昔仁
宗起復富鄭公之路公孝宗起復蔣丞相皆力辭名
教所係人言可畏然門下速辭成命以息議者之口
論者躋之升大冑上四川制置大使燕知興元府諜
知金人遷亦關輔家僮疑楚知降者衆丙以為此正
再閱告晉之時以吳璘臣書謂當興問罪之師朝論

憂丙輕舉乃詔丙為守備七年春丙使所愛吏安
蕃何九齡分定辛亥襲秦州歸王大才執九齡等
七人斬之而訟丙于朝二月詔丙同知樞密院事兼
太子賓客賜手書褒之行李庶德軍進觀文殿學士
知潭州湖廣安撫使至官留意學校請于太常初大
成樂而政尚嚴酷轉運判官官軍來劫丙不報御史李
安行併徠劾之德罷丙授崇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
三司萬壽觀使遣閭門舍人開人以錫命賜旌節金
印衣帶鞍馬三辭還蜀董居誦帥師大失士心金人
乘之破亦丹黃牛堡八武休關直隸橋梁澤至大安宋
師所至輒潰散入巴山十二年韋子述代之時丙之
子矣仲知果州子述即撫兼參議官四月紅巾賊張
福良圍入利州子述逃去總領財賦楊九鼎與賊
遇走匿民舍賊追九鼎殺之子述退保劍門檄矣仲
兼節制軍馬任討賊之非用矣仲召成帥張威等軍來
會賊自關趨遂寧所過無不殘賊丙欲自持十萬緡
借子述徑益昌募士子述曰大臣非得上旨不可輕
出丙遂如果州時四川大亂軍民未曠之變張方有奏
勳望如丙今猶可用魏了翁移書于執謂安丙不若
則賊未即平蜀未可定雖賊亦曰須安相公作宣撫

宋史卷一百一十三

四百廿个
事乃定耳李璽李重時並鎮潼遂亦皆以國事勉丙
五月乙未丙至果州是日賊焚遂溪縣已酉詔起丙
為四川宣撫使予便宜尋降制授保寧軍節度使兼
知興元府利京安撫使丙奏臣不辭老以報國但事
不任然難以圖成將恐騰謗交攻使臣獨抱赤心無
從上白言奉使丁茂之宜陽至質之以息壤在彼魏
使樂羊攻中山示之以謗書一篋君臣之間似不
必爾然自占及今謗以疑聞而成禍以忌嫉而得况
臣已傷弓於既往豈容不懲涕泣於方來詔曰昔唐太
宗以西寇未平詔起李靖靖慷慨請行不以老疾為

解代宗有朔方之難圖任郭子儀聞命引道亦不以
讒慙自疑皆能乘時立功焜耀竹帛朕甚慕之今蜀
道俶擾未寬顧憂朕起卿燕閒付以方面而卿忠於
報國誼不辭難朕之用人庶幾於唐宗卿之事朕無
愧於李郭矣勉圖雋功以濟國事尋命丁焞改知興
元府甲申發果州丙戌至遂寧賊猶負固于普州之
茗山丙下令諸軍合圍絕其樵汲之路以困之未幾
張威李貴俘獲張福等十七人以獻丙命薊王大才以
祭九鼎七月庚子盡俘餘黨千餘人皆斬之庚戌班
師迺移治利州賜保寧軍節度使印癸仲亦加三秩

進直華文閣起復主管宣撫司機宜文字明年進丙
小保賜衣帶鞍馬丙以關表營田多遺利命官括之
有文垓者方持毋喪以便宜起復幹辦魚關糧料院
俾之措置且以宣撫副使印假之而馮安世者又即
利州置根括局於是了翁遺丙書謂幕府舉辟當用
經術信厚之士不可用冒喪之人且公八年鎮蜀有
恩則有怨豈可人人而校事事而理自處甚狹恐貽
子孫賓客無窮之累雖今日理財難拘故常然告統
產首白契訐隱田伺富民過失糾鹽酒戶虧額報怨
挾憤招權納賄者必且紛然而公任其怨丙復書曰

關外糴買當用四百萬緡而總所見緡止二十五萬
多方措置非不得已而不已儻昔清流何由辦事蜀士
中如今弟嘉父李成之輩清則清高則高矣其肯辦
錢穀俗務乎劉德脩嘗雅責楊嗣勳不能舉義誅叛
嗣勳云德脩特未當局耳丙於華父亦云其後安世
不法滋甚近臣有以書抵丙而安世之徒亦發具事
丙撤送大安窮治之先是夏人來乞師併兵攻金人
丙且奏且行分遣將士趨燕鞏鳳翔委丁熇節制師
次千鞏夏人以樞密使宵子寧衆二十餘萬約以夏
兵野戰宋師攻城既而攻鞏不克乃已丙卒訃聞以

少傅致仕輟視朝一日贈少師賻銀絹千計賜沔州祠額為美惠廟理宗親禮賜謚忠定丙所著有晶然集

楊巨源字子淵其先成都人父信臣客益昌因家焉巨源惆儻有大志善騎射涉獵諸子百家之書應進士不中武舉又不中劉光祖見而異之薦之總領錢糧陳晔以右職舉為鳳州堡子原倉官馳騁射獵傾財養士沿邊忠義咸服其才分差魚關糧料院移監興州合江贍軍倉吳曦叛巨源陰有討賊志結義士三百人給其錢糧有遊奕軍統領張林者力能挽兩

石弓隊將朱拜寧身長一尺勇力過人皆為曦所忌雖屢戰有功亦不加賞奈等憾之時林在置口邦寧在合江巨源因與深相締結年集忠義人朱福陳安傳擄之徒曦脅安丙為丞相長史丙稱疾冒士程夢錫見丙丙歎曰世事如此世無豪傑夢錫因及巨源之謀丙曰肯見我乎乃囑夢錫以書致巨源延之卧所巨源曰先生而為逆賊丞相長史耶丙號哭曰目前兵將我所知不能奮起必得豪傑乃滅此賊則丙無復憂巨源曰先生之意決乎丙指天誓曰若誅此賊雖死為忠鬼夫復何恨巨源大喜曰非先生不

足以主此事非巨源不足以了此事當是時李好義
好問亦結李貴揚君王李坤辰凡數十人坤辰邀巨
源與好義會巨源又大喜曰吾與安長史議以三月
六日激曦謁廟合勇士刺之好義曰彼出則齷巷從
衛且千人事必難濟聞熟食日祭東園圖之此其時
也巨源然之好義願一見長史以為信巨源曰吾今
先為長史言之來日偽宮令長史問君先世是已巨
源以告丙明日好義在偽宮見丙揖之丙曰卿與尊
父同僚揚省幹盛談才略旦夕以職事相委其謀乃
決君王先屬其鄉人白子申擬詔文不雅馴巨源更

為之例用合江倉朱記巨源好義事漢池遂以二
月乙亥未明好義率其徒入偽宮巨源持詔乘馬自
稱奉使入內戶曦啓戶欲逃李貴執殺之衛者始拒
闕聞有詔皆卻巨源好義逃丙宣詔以曦首徇三軍
推丙權四川宣撫使巨源權參贊軍事丙奏功于朝
以巨源第一詔補承事郎三源謂丙曰曦死賊膽以
破關外四州為蜀要害三源復取好義亦以為言
丙慮軍無見糧三源乃言四州不取必有後患自請
為隨軍措置糧運於是分遣好義復西和州張赫李
簡復成州劉昌國復階州孫忠統復最關俄詔巨源

轉朝奉郎與通判差遣兼四川宣撫使司參議官丙
素忠銳聞忠銳失行散國徽其還欲廢之先命巨
源借邦寧以沔兵一千策應巨源至鳳州因忠銳出
迎伏壯士於幕後突出新之并其子探丙遂以忠銳
附偽賀表聞于朝且符罪先是黃論誅叛詔言至沔
州巨源謂人曰詔命一字不及巨源疑有以蔽其功
者俄報上言授節度使巨源彌不平時趙彥呐以在
夔誅祿禧得州通判巨源曰殺祿禧與通判殺吳曦
亦與通判耶以啟謝丙曰飛矢以下聊城深慕魯仲
連之高誼解印而去彭澤庶幾陶靖節之清風又遣

懇功于朝而從興元都統制彭輅乞書遺韓侂胄
陽許而陰以白丙或言巨源與其徒米福車彥威謀
為亂丙命喜鞞之福車威皆抵罪正將陳安復告巨
源結死士入關欲焚沔州治俟丙出則殺之丙積
前事因欲去巨源欲未有以發也會巨源在鳳州以
檄書遺金鳳翔都統使其辭若用問者且自稱宣撫
副使而以忠議官印印之金以撥至丙巨源方與金
戰敗于長橋丙乃移書丙巨源疑丙有梁象主
簿高岳成者巨源善為隨軍發遣來見巨源贊其歸
巨源信之時輅已至沔六月壬申巨源還幕府丙密

四百十
命斃收巨源巨源殊不知以為謁已也語畢斃起巨
源送之賓次武立就挽其裾巨源猶叱之則已為驅
至庭下巨源大呼曰我何罪丙陽辱遣人謂之曰若
為詐稱宣撫副使命械送關州獄巨源曰我一時用
間異時必有為我明其事士以餉以肴酒巨源曰一身
無媿死且無憾惟有妹未嫁宣撫念之笑曰巨源舟
抵大安龍尾灘將投奠世顯者呼於岸巨源知將見
殺指其地而語之曰此好一片塋地世顯曰安有是
舟行數步謂曰宣衆父渴吳進杯酒巨源辭以不飲
又曰宣衆荷械已久盍以鮓巨源未及答左右遽取

利刀斷其頭不絕者踰寸遂以巨源自殛聞宣撫司
後數日丙命瘞之巨源死忠義之士為之扼腕聞者
流涕劍外士人張伯威為文以吊其辭尤悲切巨源
之屬吏也李璧在政府聞之曰嘻巨源其死矣丙以
人情洵洵封章求免揚輔亦謂丙殺巨源必召璧請
以劉甲代之初巨源與好義者李坤辰而合好義
之計各不相知合巨源於好義者李坤辰而合好義
於丙者巨源也巨源遺光祖書述丙剛谷之語最詳
競傳之丙已弗樂殺謂不已積成此禍成忠即本矣
設區區所作巨源傳為之念克朝矣亦念其功賜朝

四百十個
褒忠贈寶謨閣待制官其二子制置使崔與之請官
給其葬加贈寶謨閣直學士大中大夫嘉熙元年理宗
特賜謚忠愍子履正終大理卿四川制置副使
李好義下邳人祖師中興炎間以白丁守華州積官
忠州團練使元定一與州中軍統制好義弱冠從軍
善騎射西邊第一初以準備將討文州蕃部有功開
禧初歸依由日開邊云職主帥好義為興州正將數請
出精兵戡金人議蓄異謀不納未幾關外四州俱陷
金人長驅入散關曦受金人說以蜀叛好義自青坊
關入亟歸與其元對哭謀誅之會議遣李貴進殺官

撫程松貴語其徒曰程宣撫朝廷重臣不可殺好義
知其赤心可以所謀告之貴遂約李彪張淵陳立劉
虎張海等好義又密結制軍黃術趙晃吳政等女
弟夫楊若士亦與知好義飛言曰此事誓死報國救
四蜀生靈頃母世留其母以實好義兄弟謀曰今日
人皆可殺曦皆可為曦曦死後若無威望者鎮撫恐
一憂未息一憂復生欲至期立長史安丙以主事蓋
曦嘗授丙偽丞相而丙託疾不往故兄弟有是謀也
既而君王與李坤辰者來坤辰因言丙亦與合江倉
揚巨源陰結忠義欲圖曦好義遂遣君玉偕坤辰約

巨源以報丙丙大喜曰非統制李定一之子乎此人
既來斷曦之管矣遂與好義約二月晦舉事見巨源
傳延約寇術貴等七十有四人及士人路良弼三希
好義夜響士庶受甲與好古好仁及子姓拜決于
家廟囑妻馬氏曰日出無耗當自為計死生從此決
矣馬氏叱之曰汝為朝廷謀賊何以家為我決不辱
李家門戶馬氏之母亦曰行矣勉之汝兄弟生為壯
夫死為英鬼好義喜曰婦人女子尚念朝廷不愛性
命我輩當如何眾皆踴躍既行小將祿縞引士卒來
助各以黃帛為號好義誓於眾曰入宮妾殺人掠財

物者死時偽宮門洞開好義大呼而入曰奉朝廷密
詔安長史為宣撫令我誅反賊敢抗者夷其族曦護
衛千兵皆棄挺而走遂至偽殺東角小門入世英堂
近曦寢室曦聞外闕倉皇而起驚頂徒既開寢戶欲
遁見貴復止以手捍內戶貴前爭戶戶紐折曦走貴
追及手執其髻舉刃中曦頰曦素勇有力撲貴仆于
地不能起好義急呼王換斧其腰者二曦負痛手縱
貴起遂斫其首引眾擁曦首出偽宮亟馳告丙宣詔
軍民拜舞歡聲動天地持曦首撫定城中市不改肆
好義請乘時取關外四州巨源贊之丙大喜巨源輔

四百一十
行王喜忌其能沮之好義曰西和乃腹心之地西和
下則三州可不戰而復矣今不圖後悔無及願得馬
步千人死一二百贖十日糧可濟丙從其請忠義響
應次獨頭嶺進士王榮仲兄弟率民兵會合夾擊金
人死者蔽路十戰至山峯高堡七日至西和好義率
衆攻城親犯矢石人人樂死以少擊衆前無留敵金
西和節使完顏欽奔遁好義整衆而入軍民歡呼迎
拜籍府庫以歸于官好義初欲棄勝徑取秦隴以牽
制淮寇而宣撫司令謹守故疆不得侵越士氣皆沮
好義以中軍統制知西和州卒丙以勞績上于朝特

贈檢校少保仍給田以贖其家後兵獵為請謚曰忠
壯好義喜誦孟子及左傳以為終身行此足矣誅賊
時惟幼子植留家迄事人爭冒功賞君王欲注植名
好義指心曰惟此物不可欺賊既誅好義集於丙家
壬午後至心懷邪謀欲刃好義丙力救解然日以殺
好義為心及好義守西和喜遣其死黨劉昌國聽節
制好義與之酬酢歡飲迨旦好義心腹暴痛洞瀉而
昌國遁矣既歿口鼻爪指皆青黑居民莫不究之號
慟如私親摧鋒一軍幾至於變既而昌國白日見好
義持刃刺之驚怖仆地旦發而殛好義大將也倉涯

